



編者 魏好友 蘇中 東關

版出 處 魯 華 友 東 山

世界職工運動文集

556.7
460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編

世界職工運動文集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世界職工運動文集

編者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版

〇〇〇〇一——一〇〇〇〇〇

目次

蘇聯的工人階級.....	布衣其克夫.....	一
中國的職工運動.....	劉寧一.....	三
捷克職工會——社會主義的學校.....	薩波托茨基.....	二
保加利亞職工會致力於新國家建設.....	達米央諾夫.....	五
波蘭職工會力量的基礎——團結.....	維塔舍夫斯基.....	三
羅馬尼亞職工會為人民民主而鬥爭.....	阿波斯托爾.....	三
意大利職工會保衛工人的利益.....	比托西.....	六
法國工人擁護工會統一.....	佛拉商.....	六
德國工會為爭取統一而鬥爭.....	柏力托夫.....	六
日本職工運動的發展.....	S. A. 日吉.....	七
印度的職工運動.....	薩維里也夫.....	七
美國職工會及馬歇爾計劃.....	薩維里也夫.....	七

拉丁美洲的和平陣線.....	托列達諾.....	二〇
蘇聯職工會關於馬歇爾計劃問題的宣言.....	二〇
馬歇爾計劃與工人階級.....	新時代社論.....	二〇
社會黨右翼——美帝的忠實代理人.....	維諾庫羅夫.....	二〇
為爭取工人階級統一而鬥爭.....	包諾馬列夫.....	二二
世職——工人階級反對反動派的堡壘.....	拉薩列夫.....	二三
世界職工聯盟介紹.....	新華社.....	二六

蘇聯的工人階級

布衣其克



蘇聯的工人階級走上了光榮的大道。蘇聯的工人階級是轉變了被搾壓階級。——像帝俄時代和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那樣——在世界最初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從搾取之中被解放出來的領導階級。

卅一年以前，革命前的俄國，工廠、銀行、鐵路、土地等一切生產手段都屬於無限制搾取壓迫工人和農民的資本家和地主。工人們苦於慢性的失業，工廠的勞動時間在十小時——十二小時以上。貧僱農們從黎明幹到次日黎明。國內的權力屬於資本家和地主，工人和農民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沙皇的狗腿子——憲兵和警察任意裁判與懲罰人民；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工人，還要被放在牢獄裏，甚至被殺害。

幾世紀間，俄國的勞動大眾，對於壓迫者進行了英勇的獻身犧牲的鬥爭。伴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便成了革命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以俄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列寧斯大林黨為首，領導了人民大眾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工人階級

一 〇 一

即貧農結成了同盟，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一九一七年十月實行了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打倒了資本家、地主的政權，樹立了真正人民的蘇維埃政權——工人、農民的政權。以前屬於資本家的工廠、鐵路、銀行等生產手段成爲全體人民的財產，在歷史上工人第一次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獲得政權的工人階級，英勇地克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的國內戰爭與外國武裝干涉所發生的極大困難，殲滅了反革命的白軍，驅逐了外國武裝干涉軍隊。站立在人民最前列的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很好地復興了國民經濟，接着便開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大規模綱領。

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每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結果，蘇聯變成了先進的強大的工業國，集體農業的社會主義強國。在這偉大的勞動創造之中，蘇聯工人階級負起了偉大的任務。人類歷史上尚不知道的創造熱情，蘇聯工人階級具備了，而且和全體人民共同爲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努力。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俄國工人階級顯示在全世界面前的，就是：工人勞動羣衆不僅破壞了榨取者——資本家、地主的機構，而且有力創造新的社會主義機構。

各國資產階級常常重複過來重複過去地說：人民之中沒有資本家和地主、商人和富農便行不通；事實上蘇聯的工人階級證明了人民沒有榨取也做得很好。各國資

產階級常常重復地說：工人階級破壞了舊資產階級的秩序，又不能建設什麼新的；事實上蘇聯的工人階級證明了他們不僅破壞了舊秩序，進而建設新的更好的社會主義機構，並且完全有能力建設沒有危機和失業的機構。蘇聯保證每個工人勞動羣衆享有現實的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在蘇聯，工人、一切勞動羣衆是爲了自己，爲了社會而勞動；在蘇聯，勞動是高尚的事業，勇毅和英雄主義的事業。

隨着國民經濟的上昇，通過了這些年來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不斷地得到了改善，逐漸地好起來，富裕起來。在蘇聯，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大衆的營養一年比一年好起來，例如：工人的消耗量：一九三七年比一九三二年幾乎增加了兩倍半，豬肉增加三倍半，灌腸幾乎增加了四倍。對於工人及一切勞動人們的必需品物質的供給也增加了，例如：一九三七年的必需品物質工業比一九三二年幾乎增加了三倍。住宅方面也日異改善，在蘇聯各地，爲工人建設了新家庭、文化宮、劇院、幼稚園、托兒所、學校。蘇聯職工會出了大筆款子爲工人建立了很多的頭等的療養院、休養所、運動場。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在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面前，給予他們一切機會掌握科學與文化。在蘇維埃政權下的蘇聯，實現了真正文化革命的學校和大學。劇院、電影院、俱樂部、圖書館和其他文化設施逐漸增加，數百萬工人農民的子弟享受了高等教育，產生了新型的真正的人民的蘇聯知識分子。

蘇聯的民主主義，保證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以參加最廣泛的實際政治活動的機會。蘇聯是工農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蘇聯國家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出身的最覺醒的人。蘇聯的偉大領導者斯大林是一個工人的兒子，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施維爾尼克也是個堅強的工人，他們的意識性、組織性以及革命的經驗都是優秀而豐富的。工人階級是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在蘇聯佔領導地位。

由於德國掠奪者背信棄義的攻擊，割斷了蘇聯人民的和平建設。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偉大衛國戰爭中，發揮了最偉大的英雄主義、獻身犧牲的活動和高度的自覺性的是蘇聯工人階級。蘇聯工人階級的兒子們英勇地保護了社會主義祖國的自由、榮譽、獨立，站在蘇軍的最前線；在後方由於英勇的勞動，蘇聯工人保證了供給蘇軍以最好的武器。

打敗希特勒德國，獲得全世界有歷史意義勝利的蘇聯工人階級和人民，共同爲了在最短期間內恢復戰爭的創傷，建設祖國將來的繁榮，現在正走向和平的勞動創造。

戰後五年計劃——這個偉大的任務正在進行中——在蘇聯人民面前展開了新的最偉大的發展，在爲了國民經濟和文化的必然發展，爲了祖國的幸福而鬥爭的中間，蘇聯工人階級正是主力軍，創造的勞動的模範。

(慶光譯)

中國的職工運動

劉寧一

中國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將於六月（按已延期，業於八月一日開幕）在哈爾濱舉行。代表解放區及國統區二百六十六萬有組織工人的代表均將出席，此次會議為一九二七年以來民主職工運動代表的第一次全國性集會。僅僅這一點就使即將到來的代表大會成為一有特殊政治意義的事件。在哈爾濱的集會，將着重討論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及其共同目的。

對於中國工人講來，實際上有一個中國：在解放區他們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及一切職工會權利；而在國統區的工人們，則面臨着失業、飢餓與恐怖。

蔣介石所施行的政策是反對人民利益的，加上美帝國主義的干涉，已使國統區產生了經濟混亂。工廠相繼倒閉，失業不斷增加，美國壟斷資本家阻礙着民族工業的發展，瘋狂的通貨膨脹已根本無法控制。一九三七年時，五十公斤大米賣八地錢，現在的價錢則達到四百五十萬元（按指當時價格，約在五月前後）。實際工資至少降低了三分之二。這一切均說明了勞動人民的困苦處境。即使幸而獲得安定工

作的工人，也難以足夠養活自己，更無法供養家庭，陷于絕望的父母把飢餓的孩子們遺棄街頭，任其餓死，去年冬季，僅上海一條街上就有六千五百個被棄的孩子。國統區幾乎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患肺病與營養不良症。

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任何意圖均遭到無情反對，而且反對他們的 not 只是僱主，警察、軍隊及美國兵都用來反對工人。每當工人們起來爭取工作及生活權利時，都會被回答以太暴逮捕與屠殺。從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三月，漢口被捕之工人逾四百人。二月間上海的警察與憲兵都用來鎮壓申新紗廠的罷工。兩名女工被警察槍殺，還有一名被從三層樓窗子中擲出。六十餘名罷工女工受重傷，三百名被逮捕。今年一月間，一萬二千名女招待列隊到上海市議會要求工作。當即遭到警察用機槍擲射，一百人受傷，七百六十人被捕入獄。

美國軍隊會直接參加鎮壓罷工及遊行示威。去年七月，青島美國兵對汽車修理廠的五個工人施用電刑，其中一人被處死；十二月間，一小隊美國步兵與坦克來鎮壓天津和記工廠的罷工。

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駐在中國的美國軍隊的用處在那裏。

蔣介石政府所掀起的兇惡的恐怖浪潮，令人回想起『蓋世太保』的手段。一九四八年八月，一切真正的民主職工會均被迫轉入地下。唯一能合法活動的組織是政府控制的偽職工會，它是被當局用來破壞勞工運動的。這種偽職工會業已在國統區

的各個城市內成立起來，而同時中國勞動協會的領導人及積極會員，不是被屠殺，即是被下獄，或者被迫轉入地下。政府『職工會』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支部而已。他們的活動是處於政府的所謂『工農運動委員會』的監督之下，該委員會的執行主任陸京士即是高級特務分子，從前曾任上海警察法庭的法官。他本人應對大批工人及工會人員的被屠殺負責。

國民黨『職工會』代表了日本佔領時設立的偽勞工組織的殘餘。在日本統治下成爲破壞罷工的專家的漢奸及合作者，現在均被蔣介石在爲同一目的使用着。其中之一就是吳開先，一九四一年日本人會派他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和平，今天他是上海社會局的局長兼政府控制的職工會上海支部負責人。曾經負責汪精衛偽政府勞工局的馮超俊，現在則是蔣介石『工會』南京支部的首領。這些『職工領袖』中包含有不少的特務，例如，中國海員工會的現任主席，過去的海軍上將楊虎，就是上海多年來的特務頭子。

特務控制的『職工會』的主要任務，即是破壞罷工與鎮壓遊行示威。這些行動自然而然地是在與僱主密切合作下進行的。河北省唐山總工會（一個特務控制的組織）竟至設立了特別秘密法庭，它可以判處工人死刑。其中犧牲者有許多是當地民主運動的領袖。

陸京士所辦的訓練班，在研究破壞罷工及偵察工人的方法。只有這些訓練班的

畢業生才能在政府控制的『工會』中工作。

縱然用肆無忌憚的恐怖及殘酷的報復來對付勞工運動的領袖們，但是在國統區仍然存在着『非法』的民主職工會。去年上海、天津、廣東及漢口的地下職工會仍能組織一百廿萬以上的工人進行反對蔣介石的政策及美帝國主義的罷工及遊行示威。一九四七年，國統區工人進行了三千多次要求改善生活的罷工。

地下民主職工會正在迅速增長。上海秘密的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在近兩年內已增加到四十萬人。其他城市的情形也和這裏相似。民主職工會在領導中國工人的經濟鬥爭中，使人民認識到只有民主的勝利實現與把美帝國主義驅逐出去，生活條件才能獲得改善。

國統區工人所發動的反國內外反動派的鬥爭是與解放區工人的鬥爭緊緊結合着的。這是爲着共同目的之共同鬥爭——爲和平、國家獨立及民主。

在解放區，工人享受着充分的社會及經濟權利。

新的法律承認他們組織工會的權利，保障職工會不受政府及僱主限制的權利，締結集體合同及掌握工作條件的權利。

工廠職工會支部積極參加管理委員會中的工作。各項工業均已實行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嚴格遵守不分性別與年齡的同工同酬的原則。

在解放區，一切產業工人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已經組織起來。工廠內的工會委

員會是由該廠全體工會會員按照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每個地方都有包括所有各該地工會的職工總會。國營工業中的工人則屬於各該項工業的職工會。九個解放區內，每個解放區都有一個總職工會。地方工會團體及產業工會均隸屬於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職工聯合會的會員自一九四七年六月至十二月，從一百五十萬人增加到二百十六萬人。

解放區的工資是和必需品的價格相適應的。雖然戰爭引起了經濟困難，工資却在雖然緩慢然而穩定地提高着。一個普通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已足夠供給其本人及二口家屬生活。產業工人的工資等級由政府評定，共分爲九種，每個工人的工資是按其能力與經驗而決定的。這個方法獲得了工人的贊許，刺激了他們的創造精神，鼓勵着他們改進技術，並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工廠管理委員會由廠方、工會及技術顧問三方面的代表共同組成。他們的職責包括着這樣廣泛的問題：在政府經濟委員會全年計劃的基礎上，起草工廠的生產計劃；監督計劃的完成；改進工人的技術；改善工作條件等等。

技術訓練及文化工作是工廠職工會活動的經常工作。在舊中國時，只有百分之廿的產業工人能讀書寫字；今天有文化程度的工人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這個進步是由工會的活動所造成的，它曾組織了大規模的技術訓練班，並鼓勵工人去獲得更爲精的技術。在許多場合，熟練工人自願地教導他們的伙友。這不僅提高了一般的

設備水平，而且也促使工廠與工人相互間建立起更好的關係與深刻的了解。

各工廠都組織了俱樂部，成千成萬的工人參加了體育、音樂、戲劇等各種組織。例如在哈爾濱，鐵路工人的戲劇俱樂部已贏得了很好的聲譽。

提出工資基金的百分之六用於工人的經濟福利及文化活動，此項基金交與職工會處理。每個工廠都有一個消費合作社，和免費為工人及其家屬治病的外科醫療所或診療所。工人們亦可免費到政府所屬的醫院治病。

解放區的女工不只是能夠獲得與男工同等的報酬，而且還能享受某些特權。於是，她們在產前產後能得到兩個月的休假，並且還有假期內的全部工資及職工會的特別補助。現在工廠內還沒有足夠的兒童園及托兒所；所以職工會僱用女工的各工業部門內，為母親們準備有特別房室及保姆。每個母親在每四小時中可以有半小時的時間去給孩子吃奶。

工人的解放及其對為人民服務的認識，使他們掀起了勞動熱潮。每個工人都盡其最大努力來為解放軍，為人民及為國家進行生產。

工業中的愛國競賽運動，採取了十分優越的形式。最好的工人均在工人大會上獲得勞動英雄的稱號。競賽運動鼓勵了工人去提高其技術，及提出合理化的建議。這個運動產生了不少能幹的和起帶頭作用的工人，他們已被提到行政上的負責職位。其中許多曾被選入管理委員會的工人，現在均是國營企業中的負責人。例如哈

爾濱的火車修理廠，廿四個部門的領導人中，有十七名是工人。

一 解放區的職工會與國統區的地下職工組織保持着密切聯系。他們正努力與後者做到在組織上的統一，這種統一在不久即將開幕的勞動代表大會上即能達成。

此次勞動代表大會將標誌着中國工人階級在為和平民主，為國家獨立與社會進步的鬥爭中的新的邁進。

(徐鈞譯)

捷克職工會——社會主義的學校

捷克職工會中央會議主席 薩波托茨基

在第二次大戰前，捷克職工運動很不統一。僅在共和國從納粹手裏解放後，許多職工聯盟及數百個小工會才合併為一個單一的強大職工組織。

職工會在反對納粹侵略者的鬥爭的最後階段中，起過重大的作用。工廠委員會及職工會中央委員會，把挽救共和國的工廠及運輸工具視為己責，並且以實際行動使之不受德寇毀滅隊的破壞。以後，職工會隨即接管工廠，清出給納粹服務的叛徒和『合作者』。

工人根據職工會的建議，在職工會領導下組織了志願隊，維持運輸，協助收割，恢復煤礦的開採，重建被炸毀的工廠。人們將會記住，在戰爭最後的階段，在別爾森的龐大的斯科塔塔機器工廠及布拉格的捷克——摩拉維亞工廠在美國空襲下，遭到嚴重破壞，這對我們工業是個重大的打擊。

自從國家解放後，職工會一直極力提倡工業國有化。當某些政黨領袖仍在爭論國有化的步驟與範圍時，職工會已經擬就對這方面的要求。職工會的態度在解決這個爭端中起着重大作用。

捷克共和國臨時政府頒發了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經總統簽署的國有化法令。全部重工業、軍需工廠、銀行、保險公司及輕工業中的一些工廠都成為國家的財產。這一措施得到數百萬工會會員的衷心贊成與支持。

一九四六年四月在職工會首屆大會上通過一項建議，宣稱工業銀行國有化已為充分利用新式技術，為有計劃地發展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為合理使用勞動而達到最大生產力，廓清了道路。宣佈職工會最迫切的任務是恢復與提高生產，出產更多更好的貨物。

因此首先要求恢復在佔領期間被動搖了的勞動紀律，並教育他們以新的勞動態度，對國家和社會的盡職與負責的精神。

職工會非常積極地參加實行哥特瓦爾德政府製就的兩年計劃，是很自然的。第一年的計劃不僅證明兩年計劃行得通，並且顯露出捷克勞動人民極有信心實行這個計劃。爭取完成兩年計劃的運動，幫助了職工會培養其會員的社會主義精神。

我們工人的熱誠努力已得到很明顯的結果。完成了整個一九四七年計劃的百分

之一百零九，一九四七年產，捷克工業生產已達到一九三七年水平。這些成就的意義是難以估價的。只要回憶一下，第一次大戰後捷克費了整十年功夫才恢復到戰前的生產量；現在情況雖更複雜，而我們却在兩年半內完成了這個工作。

一九四七年是考驗共和國國有工廠的一年，它們都勝利地經過了這一考驗。斯科塔工廠便是典型的例子，它完成了全年計劃的百分之一〇六。二。某些項目完成得更多。例如電動機及輸電就完成全年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二十。鑄鋼百分之一百三十二。整個工廠在戰爭中被破壞的各部分的恢復與重建工作，均已完成。

職工會的廣泛教育工作得到很好的效果。工人勞動生產力的逐漸提高首先說明了其對生產的新態度，工人們直到現在才第一次不是為了充實少數資本家的荷包而工作，他們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全共和國而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每個工人每小時的平均生產量值五〇·六二格魯寧（捷幣單位）；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已達一〇二·八格魯寧。這樣，勞動生產力未及一年即提高了一倍多。

捷克的統一職工會，包括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工人，他們應首先注重斯洛伐克的經濟發展。斯洛伐克過去是共和國中最落後的地區。斯洛伐克的缺乏工業發展妨礙了斯洛伐克人民的社會進步，有助於反動派的陰謀。生活標準在斯洛伐克是驚人的低，長期失業驅使千千萬萬的人們離鄉出國。

哥特瓦爾德政府的兩年計劃規定了斯洛伐克工業化的廣泛步驟。例如，工廠採

從捷克北部遷移到斯洛伐克。在今年年初就已經有二百十三家工廠遷移到斯洛伐克，其中有五十多家冶金廠，四十九家紡織廠，四十九家木廠，幾家化學工廠和紙廠，已有一萬六千斯洛伐克人在這些工廠內工作。首屈一指的捷克工廠亦將於短期內在斯洛伐克開設分廠，這將幫助提高斯洛伐克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予反動派以更沉重的打擊。

應該指出，在實行兩年計劃中會遭遇嚴重的困難，包括反動工業家的頑抗。工廠仍屬私營的食品工業就未能完成計劃。建築公司的工作很糟，這不能只怪缺乏勞力和物力。不能實行計劃的工業正是那些完全沒有國有化的工業。

去年的旱災也增加了很大的困難。一九四七年的歉收是我們百年來農村中最壞的一次。捷克本土的穀類、土豆及蔬菜的收成，比一九四六年幾乎減少了一半。天災自必延遲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進度。

在人民的民主下，隨着勞動生產力與生產的提高，工資亦逐漸增加。一九四七年六月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為十七、四五格魯寧，而一九四六年中是十二、一六格魯寧。農莊的復興與機械化使我們可能早日脫除糧食的困難。

歉收阻礙了這個有利的發展。職工會面臨的任務更為困難。但我們工人認識到，目前的困難是暫時的，即將過去的。我們的人民很快就會克服它們。以工業著名的我們的人民將以一切方法來加強共和國的力量。

捷克反動派在外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正企圖利用由旱災造成的暫時挫折，在人民中散播不滿的種籽，煽動他們反對政府及統一職工會。某些政黨選定在一九四七年加緊對統一職工會的進攻，不能當作是偶然的事情。公開攻擊我們『不民主』和『別有用心』，是『一個政黨的禁錮』等等。所有這些罪名都是很無稽的。最好的回答是職工會隊伍的日益壯大——這是工人階級本身提出的答案。

職工會現在是捷克共和國中最強大的羣衆組織。會員的入會純粹出於自願。職工會現擁有智力、體力勞動的會員二百餘萬，包括公務員在內。每月平均有三萬到四萬新會員入會。引起捷克反動派憤怒的就是這點。致力於社會主義與民主之理想的強大職工運動是一切反動計劃的障礙，一些死頑固曾經深深留戀着過去，當時職工運動脆弱而分散，但那些歲月永不復返了！在鬥爭和生產奮鬥的經驗中成長起來的捷克職工會，將不屈不撓地執行它的使命；它日漸成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學校。我們職工那些始終奉行在科息斯邁過的民主改革綱領（導向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民主綱領）的政黨與領袖。對工人階級懷抱惡意的人們所虛構的罪名，不能使捷克的勞動羣衆離開這條道路。勞動人民知道：只有共和國向着社會主義發展，他們才能夠在勝利完成國家使命後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更提高一步。

捷克職工會從一切內外進攻中保衛培植了它的統一，這個統一必將保持下去。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迄今爲止，每次職工大會在職工活動的主題上均獲得

致的決議，不管代表們屬於不同的政黨，具有不同的政見。

捷克職工會與世界民主職工運動有着密切的聯繫。國際職工運動的統一最近已成為工人階級敵人瘋狂進攻的目標。只要記起這件事就夠了——法國職工會右翼的分裂陰謀，英國職工領導中亦有分裂的傾向。

使人奇怪的是，爲什麼英、法的職工領袖如狄金及石屋等會走上分裂的易於傾覆的危險道路。他們自己不久以前曾幫助促進職工會的統一。主要的回答是在某些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活動在增加中。他們準備把各民族的利益出賣給美國主義。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壓力，他們正在肆行的勒索，以及他們答應的『援助』，完全是企圖阻止歐洲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因此，由於強大的職工會是這些資產階級侵略的重大障礙，『美國黨』乃熱中於促使職工分裂、軟弱及寡助。

無庸置疑，在那些接受美帝國主義及反動的侵略與擴張的國家中，職工會的統一正受着威脅。但在那些勝利地反抗此一帝國主義壓力，加強自己的政治經濟的獨立，堅決追隨有利於人民大眾的基本社會改革路線的歐洲國家中，職工運動的統一更爲結實了。職工會及其在勞動人民中的威信均日益壯大。

捷克職工會憑着本身的經驗，知道工人階級的團結的價值有多麼大，它將以一切方法來保持世職陣容的鞏固與不可分裂。在堅決執行鞏固捷克人民民主政權的工

作中，我們將與那些擁護工人階級的友愛及國際合作的人站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一月於布拉格

保加利亞職工會致力於新國家建設

保總工會主席及國民大會主席 達米央諾夫

早於十九世紀，保加利亞最初的職工會即告成立。但是，職工會的活動自由僅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之後才獲得，那時君主法西斯獨裁已被摧毀；政權已落在組織於祖國陣線的工農羣衆手中。

祖國陣線政府所面臨着的主要任務，爲重建被納粹所破壞了的國家經濟——不僅是重建，而且是沿着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去重建與發展。必須改造整個的經濟制度，使其爲人民利益服務，而不是爲了少數的保加利亞人和外國資本家。爲了這個目的，經濟生活必須置於人民的民主國家的控制與指導之下。

土地關係已被改革。國外貿易、國內大宗貿易以及社會保險事業由政府專管。一切私營工商業均在國家控制之下。由暴利或其他非法手段所獲得的一切財產均被沒收。實行了在工業方面擴大國有化範圍與在城鎮與鄉村設立人民合作社的改革。

稅則已按照勞動人民的利益進行修改；幣制改革業已實現；所有銀行體系均被改組，並置於國家管制之下。最近更製定了兩年國民經濟計劃，並經國民大會批准後付諸實行。

這就是使保加利亞人民生活走向新途境的各項歷史改革的概述。這些改革給國民經濟的恢復與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新憲法生效之後，共和國已使六千餘家工礦業公司以及整個銀行體系國有化——這是完成保國人民國家工業化這一目的的極端重要步驟。

這一切給予保加利亞工人及他們的職工會以重大責任（他們的職工會是擁有會員六十餘萬人的總的工人聯盟的一部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加速完成國家經濟計劃，使它奠定鞏固我國獨立與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礎。職工會現正努力提高勞動生產力，以求生產更多與更好的商品，減低生產成本以及加強勞動紀律。我們現已獲得全部保加利亞工人對這些問題的支持。

由於人民政府的建立，保加利亞工人階級及全體人民自然而然地展開了新的工作態度——因為現在他們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爲了資本公司及其他寄生虫。他們已是自己國家的主人；重要工廠中百分之四十的新的經理是以前職工會的幹部。

職工會鼓舞着曾在生產方面表現真正奇蹟的羣衆創造精神，並大力開展工作競賽和突擊的愛國運動。新的工作方法產生着驚人的成績。例如通常只能管兩台織布

織的紡織工人，現在已能管十二台普通織布機或十六台自動機。煤礦中的突擊隊員現在生產超過規定量百分之三百的煤，其中某些人已能達到生產分擔額的百分之七百。由於蘇聯斯達哈諾夫運動者波里斯金親自下煤坑做了斯達哈諾夫式工作方法的示範指導，波爾尼克礦工便都採用了雙台制（一種挖煤法——譯者）。很多人做着較其生產分擔額多出十倍或十三倍的工作。約佔全國煤產量四分之一的吉爾尼克煤田，早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完成了其全年生產計劃。

在鐵路方面，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內，火車每日平均行程已增了一百十九·六公里，載貨車之平均輪換時間由七·五六日減至五·二五日。同時其他工業的工人們亦達到同樣好的成績。

由於工人階級的堅決努力，保加利亞工業生產已達到戰前水平。以一九三五年的物價計算，一九四七年生產了一百二十二萬四千二百萬里拉（保幣單位）的商晶，而一九四六年僅為一百零七萬二千七百萬里拉。一九四七年之煤產總值為六萬九千二百萬里拉，而一九四六年則為五萬五千六百萬，一九三九年為三萬八千五百萬里拉。電力方面：一九四七年的數字為十二萬三千六百萬里拉，一九四六年為十一萬七千萬，一九三九年僅為五萬七千六百萬里拉。一九四七年之五金生產為四千萬里拉，一九四六年為三千二百萬，一九三九年不過二千一百萬。去年工業生產總額較戰前多百分之三〇·五，超過一九四六年數字的百分之十六。

這些勝利是在對反動派的劇烈戰鬥中獲得的。由外國間諜機關所操縱的各色各樣反動派，曾經破壞（並在繼續破壞着）生產的發展。他們會極盡能事地挑撥工人與農民發生紛爭。但是以工人羣衆爲後盾的職工會正在揭發這些反動派的陰謀，並用一切努力來鞏固城市與農村勞動人民間的聯盟。職工會會給予農民以多方面的實際援助。去年曾有六萬零八百五十七隊城市人民下鄉幫助農業及文化工作。他們共派出了五百萬個人工（五百三十萬九千個工作日）此次勞動的總值幾近十七萬二千八百萬里拉。

成千成萬的男女青年工人參加了名叫季米特洛夫的國家建設隊。他們已築成了新的鐵路線、大的蓄水池與水電站、通過山隘的公路及一座同樣取名爲季米特洛夫的大工業城市。所有這些工作都是義務勞動；該隊隊員並能繼續在他們的工廠或機關內做其全部工作。教育工作者職工會派有約三千名教員和大學講師參加季米特洛夫隊，他們與學生們一塊從事建設工作，並在工作隊間進行文化和教育活動，幫助學生們準備即將到來的考試。

不願戰後存在着的嚴重貧困，職工會竟能在祖國陣線的衷心支持下，達成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卓越成績。全國各地均實現了男女工人同工同酬。職工會擬定了各種職業的固定工資。勞動人民已經解脫了沉重的稅賦負擔，現在約有百分之六十的納稅者免去了直接稅。

爲了使工人的糧食供給獲得改善與便宜起見，職工會開設了工廠食堂，並設置了供給上述食堂的蔬菜和肉類的特別生產田園。

工業方面，由於實行了刺激生產的計件工資制度，結果工人所得大大增加。例如棉織方面，工人已獲得超過生產分擔額的額外工資四千八百萬里拉；磚瓦業工人獲得三千六百萬里拉；造紙業工人獲得一千四百萬里拉。

現在保加利亞職工聯盟特別注意工人中間的文化教育活動。許多大工廠內設有相當於普通中學和高等學校程度的夜校，並設有其他提高工人普通教育及教授專門技術的班級。

職工會在工廠和機關中組織了大量的業餘劇團。這樣的團體去年共有一千零五十一個，參加人數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工人體育俱樂部的數目亦在不斷增加中。

我們職工會的工作已博得社會人士的感戴。總工會已榮獲政府的最高褒獎，即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獲得的一級勳章。

保加利亞職工聯盟，現正爲爭取和平及人民民主而堅決鬭爭。它積極擁護以季米特洛夫爲首的祖國陣線政府的政策，即與偉大蘇聯人民及一切民主國家維持友善與親密合作的政策，這些都是在爲反對帝國主義反動派與新戰爭挑撥者，在爲和平、民主和進步而鬭爭的國家。

保加利亞工人歡迎其職工會加入世界職工聯盟，他們正緊緊地跟隨着國際工人

運動的發展而前進。他們對美國反動派所進行的陰謀，表示極大的憤怒。因為它想以強迫世職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手段，在世職陣營內種下分裂的種籽。保加利亞職工會力斥這種陰謀，認為這是要把世界職工聯盟變成臭名遠揚的美國計劃的附庸。保加利亞工人將繼續努力鞏固世職，並將與其他各國工人一起保衛其團結。

於素非亞（徐鈞譯）

波蘭職工會力量的基礎——團結

波蘭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維塔舍夫斯基

團結對於勞動人民最爲重要——這是波蘭工人階級六年來在反對希特勒侵略者的殘酷鬥爭中，所學得的最主要經驗教訓之一。這一教訓，給予在波蘭解放後立即成立的新民主職工組織以極大利益。戰前，幾乎沒有任何國家的職工運動像波蘭那樣的分離與不統一。僅僅職工聯盟就包括了十餘個職工會，一切所謂獨立工會尚不在內。狹隘的行會組織分離了工人階級，並削弱了它的力量。

一九三九年時，波蘭共有三百三十個單獨的職工會。鐵路方面共有十七個職工會，會員總數爲十一萬八千人，而每個工會都是各自獨立的。教員職工會會員總數不過六萬一千人，但却分散在廿一個工會中。建築業方面共有十八個職工會，會員總數爲四萬六千人；機關僱員共有十個工會，會員總數僅爲一萬一千人；鋼鐵業方面共有九個分立的職工會，會員總數亦不超過六萬二千人。

職工會不僅因政治路線，而且也因民族與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隔開來。每一個不論怎樣小的政黨（戰前時，僅有幾十個人）也都要在自己的影響下組織其職工運動。選舉時，各黨間爲了控制職工會而引起的國爭顯得特別緊張，因爲當時這些控制是能以贏得選舉票數的，這樣一來，工人的職工會便時常被變成資產階級政黨領袖們的工具。他們在職工運動中的代理人：像那些反動的克瓦平斯基、祖洛夫斯基及茲達諾夫斯基均出賣過工人階級的利益。

結果波蘭戰前的職工會及職工聯盟，不只在反對資本家及反動派的鬥爭中不能取得相互支持，而且還時常自己相互攻擊，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勞動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把工人階級的英勇行動導向永久的失敗，把洛德茲、克拉科及西利西亞反動派導向勝利。

工人階級的分裂與不統一是完全有利於統治波蘭的資產階級及地主的。統治階級儘量設法維持與加強這種分裂——這有助於他們繼續奴役與剝削工人階級，而任何統一職工運動的努力均遭受嚴重攻擊。

還在這次大戰之前，波蘭工人中就產生了重整勞動人民隊伍及統一職工運動的思想。這個思想在反對希特勒野獸的戰鬥中是更強與成熟了。波蘭工人決定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不分黨派的（但不是無政黨的條件的）職工運動，使波蘭工人在國內建立有統一的思想，並擁護國際工人階級的合作。

在許多國家中，工人階級過去曾經，現在還是爲着團結而鬥爭，但是這個鬥爭並非到處都獲得勝利。在波蘭，只有人民民主建立之後，才可能達成工人階級的統一。重要生產手段及銀行的國有化，摧毀了資本家的剝削與政治壓迫的基礎，並爲工人階級打開了走向自由與團結的道路。

波蘭東部的維斯杜拉被蘇軍及波蘭軍解放後不久，即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召開了職工會會議。參加該會議者爲解放區所有職工會的代表，共代表着十餘萬會員。大會選出了職工運動的中央機構——波蘭職工會中央委員會。

勞動人民均渴望團結，職工會組織以飛躍的姿態進展着。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他們團結了二百餘萬工人及機關僱員。目前他們的會員總數約達二百八十萬人——幾等於波蘭戰前職工會會員總數的三倍。今天統一的鐵路工人工會約擁有三十九萬會員；鋼鐵工人工會擁有三十一萬八千會員；建築工人工會爲三十萬零八千會員。

新波蘭職工會業已取消了組織上的行會制度。現在他們是按工業系統組織的，任何工廠的所有工人職員都屬於同一職工會。

波蘭共和國總統貝魯特曾對我們職工會的情形談稱：

「職工會團結他們自己的隊伍，幾乎一人不漏地團結了所有體力與智力工作，因而結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在新波蘭沒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與它——我

『人民最進步的及最富有創造力敢力量相比較。這一切均已實現，波蘭工人階級已爲團結的口號所集結動員起來。』

波蘭職工會的統一，爲恢復國家經濟及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的鬥爭帶來勝利。戰後波蘭的職工會，在經濟、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生活中均起着重大作用，實質上成爲羣衆的領導者。他們是工業、運輸業及農業恢復工作的最積極的參加者，同時亦參加了人民政府所進行的社會與經濟的偉大改革的執行——土地改革及大中工業、運輸業和銀行的國有化。職工會積極幫助國民經濟計劃的實行，他們在處理現已歸還波蘭的西方領土的工作中，在對暴利者及黑市的鬥爭中，在房屋建築工作及改善糧食供給的工作中，都起了其所應起的作用。職工會是工廠委員會的領導力量，工人們通過這個委員會來練習掌握生產。

當前新波蘭職工會的最重要任務之一是提高與增加工業勞動生產力，這對於國家計劃的實現極關重要。我們業已用組織大規模競賽及獎勵競賽領導者之成就的方法，來開始這一任務。我們的勝利可由事實與數字來判斷。煤礦業已完成了一九四七年計劃的百分之一百零三。鋼鐵工業爲百分之一百零六。紡織業爲百分之一百零一，較一九四六年總產量多百分之四十七。鐵路旅客載運較戰前（一九三八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這是我國最大的富源，是它的『黃金貨幣準備金』。一九四七年煤產量總計達

五千九百萬噸，超過全年計劃一百五十萬噸，較一九四六年產量增多一千二百萬噸。我們的礦工們不僅滿足了國內需要，並且還供給了一千七百八十萬噸出口用煤。

這種成就不只是由於採煤過程中機械化的擴大，而且亦是由於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成千成萬的礦工參加了勞動競賽，同時全體煤礦工人還與紡織工人進行着競賽。職工會已大大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條件。實在，戰爭引起的嚴重破壞因戰後最初幾年的徵收而進一步加深，這一切只少使迅速改善生活成爲不可能。但是工業生產的急速增加改變了這種局勢，並逐漸而又穩固地提高着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重要的因素是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競賽及新的工資制度。

數十萬勞動人民在職工會的療養院及休養院內消度年假，這些療養院都設於遊園最美麗的地區。雖然在假期內工人仍能獲得與平日一樣的工資，但他們只付出休養院費用一小部分。就是說如果一天費用爲三百茲拉蒂（波幣單位），工人只需付五十八茲拉蒂，其餘則一部歸其所任職的機關負擔，一部出自職工會休養院基金。工人間的文化與教育活動十分廣泛。波蘭現有之二千處職工會俱樂部，已成爲全國最好的娛樂與學習中心。

工人們可以在這些俱樂部內聽取政治課或一般學校的課程；他們可以參加業餘劇團，也可以聽取政治、科學等各種題目的講座。業餘藝術活動在勞動人民中非常

流行。一九四七年所舉行的職工會戲劇節，參加者計四萬會員。為配合即將到來的職工代表大會，現籌劃二次戲劇節。體育也很流行，職工會八百七十四處體育俱樂部經常充滿着青年活動。

勞動人民間的統一與兄弟般的團結精神，滲透在我們一切工作中，也滲透了波蘭整個職工會運動。我們的目的是爭取職工會會員行動的勝利與一致，他們之中包括各種不同民主黨派的黨員以及無黨無派的工人。我們業已在此方針下獲得很大進展。現在我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均了解職工會的統一是一工人階級的有力武器，是鞏固人民民主的首要條件。

波蘭職工會與若干其他國家的職工會聯盟及世界職工聯盟緊密結合着。波蘭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會迅速並經常地實現着世職的決議，明顯地表現在：他們在恢復國民經濟中的英勇奮鬥，他們反對反動勢力殘餘的堅決鬥爭，以及他們在精神與物質雙重面給予為反法西斯主義與反動派而鬥爭的希臘、中國、西班牙及法國勞動人民的不斷援助上。波蘭工人會募集了四百萬茲拉蒂援助西班牙民主力量。而現在則通過民衆希臘友好協會，給予英勇的希臘人民以大量援助。

波蘭工人階級通過其擁有三百萬會員的總工會，全心全力地支持着世職。他們不能漠視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特別是美國勞聯的反動領導者，組織用馬歇爾計劃為武器來破壞世職的詭計。組織起來的工人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這一計劃，並譴責

工黨黨員及右翼社會黨叛徒對工人階級的主張。我們將以不斷增長着的力量向分裂世職的任何企圖作鬥爭。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宣言中宣稱。

『波蘭職工運動，無條件地反對分化與削弱職工運動的一切企圖，不管它裝扮以任何面目，任何代理人，此種企圖定遭破產。波蘭職工運動呼籲全世界的職工會員起來保護世界職工聯盟的統一，並力促其領導機構阻止對此統一之任何微小的侵害，及為自由而鬥爭之任何懈怠。』

波蘭職工運動的內部團結，是波蘭工人階級的力量源泉及勝利的保證。

國際職工運動隊本身的團結，是國際工人階級在為自由、民主及社會進步的鬥爭中的力量源泉及勝利的條件。

一九四八年三月於華沙（徐鈞譯）

羅馬尼亞職工會爲人民民主而鬥爭

羅馬尼亞總工會主席 阿波斯托爾

羅馬尼亞自被勝利的蘇聯紅軍解放三年餘以來，職工會運動已顯示出飛速的進展。現在，總工會擁有會員一百三十三萬八千人，吸收了我國工人的絕大多數。這種人數上的迅速增加，是和工人階級的進一步團結相携並進的，而且工人階級已能以使總工會在建設人民民主的事業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這幾年是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經濟雙方面，向反動派作艱苦鬥爭的年代。我們在努力提高勞動羣衆生活水平的過程中，必須去對開始集聚在拉地斯古將軍及瑪尼烏奉國農民黨周圍，而後來又轉向塔塔列斯古黨及君主政治方面的反動派的陰謀作鬥爭。反動派們曾用盡他們的一切力量阻撓國家經濟的恢復及政府機構與公共生活之民主建設。爲此，職工會特向這些直接敵人發動了堅決的鬥爭。他們曾以投機牟利的手段來阻礙工廠的恢復，打擊民主政權的經濟基礎，並曾一度想挑起人民的不

端，以圖再一次把國家置於美英帝國主義的控制之下。

羅馬尼亞工人知道，只有人民的民主政權才能發展國民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職工會在這場中的宣傳是大大幫助了民主集團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選舉中的勝利。他們是選舉運動中的先鋒，曾經聚集了五萬餘選舉工作者及宣傳員。

工人與勞動農民代表所壓倒多數的新國會，立即進行了徹底摧毀反動派黨團並鞏固民主政權的立法及各項改革。國會在職工會要求下所通過的羅馬尼亞銀行國有化法案，不只是剝奪壟斷者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也給政府的復興與發展工作以更多富源。

職工會全力支持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中所通過的經濟計劃。該計劃的執行結束了通貨膨脹，使我們能夠實施幣制改革，這樣國民收入便能夠徹底地重新作有利於勞動人民的分配。現正計劃中的稅務改革將是進一步改善全民經濟地位的重要步驟。

必須指出一點，就是這些措施都是在很困難的年月實現的，那時國家正處在連續兩次歉收之後的嚴重困境。而反動派又儘量增加這些困難，企圖把國家推向惡性通貨膨脹的深淵；破壞經濟生活；使羅馬尼亞變成馬歇爾計劃的對象。就是說美國壟斷家的犧牲品。

這些陰謀終於在全國農民為叛國犯的審判中被揭穿。此次審判在全世界面前證

明了瑪尼烏、米哈拉奇以及該黨的其他領袖，均曾圖謀挑起內戰及外國武裝干涉。同時亦暴露了瑪尼烏與塔塔列斯古黨自由主義者的親密合作，而後者在內閣中佔有着席位。

塔塔列斯古及其黨徒們由政府中的辭職，乃是鞏固民主政權非常重要的一步。塔塔列斯古及其黨團是新羅馬尼亞政府中反動資產階級的最後代表。他們的辭職更加鞏固了工人階級的地位，現在工人階級正與農民一起成了國家政府中的主要組成部份，永遠不再和寄生階級的代表共理政權。職工會在為勞動人民利益的奮鬥過程中，時常遇到塔塔列斯古及其黨團的破壞，因此，職工會對政府的這一變化深致慶不祝賀。

經過這一變化之後，國家經濟得到飛速的發展。我們工人們為實現政府經濟計劃的努力，業已達到了偉大的成績。去年九月，政府與職工會共同作為主要重點的冶金工業，其產量已達一九三八年數字的百分之七十二及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十五。化學、木廠及造紙工業的生產正在不斷的大量增加。同時，各重要經濟部門的生產亦在繼續增長中。

這些勝利是工人愛國精神和蘇聯對我們援助的結果。假如沒有資本家的有系統的破壞，它必然會更加偉大。目前職工會面臨的任務之一，便是向怠工破壞作用爭，並揭發其煽動者。

去年十月，在石油業工人聯盟的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揭發了英美托辣斯代理人所從事的怠工。那時事實已很清楚，由於工人的努力，煉油廠的製煉量業已大大增加，而石油公司却故意拖延石油的提煉。大會通過決議，敦促儘速結束這個由英美公司所挑起的怠工，並促請政府籌組開發新油礦和使尚未開工的工廠恢復生產。

職工會認為，如果要使羅馬尼亞的經濟生活得到更高的發展，並能維持其獨立，那麼要緊的就不是粉碎資本家的怠工，而且要增加與擴大國民經濟的國有方面。去年十一月舉行的總工會二屆代表大會的決議中，表露了這種論點。該決議宣稱：

『爲了發展人民民主和奠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必須增加與擴大國有方面。』

去年年終，羅馬尼亞共和國的建立給我們開放了新的發展機會。君主政治是一個反動的障礙，它阻撓了國家向前發展。應當知道，羅馬尼亞是一塊有偉大天然資源的土地。正在計劃利用的這些資源，將能够加強國家的經濟獨立，並使工業迅速發展。我們職工會要以最大的積極性來參加這些工作，要知道，只有克服國家的長期落後經濟，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工業，才可能奠定建設人民幸福的鞏固基礎。

職工會最注意的是急進發展工業與改善工人的物質條件。這些在務業口工會二屆代表大會討論過。其所通過決議之主題爲：

二、本屆大會認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為增加勞動生產力，堅信它是改善生活條件的重要因素。現在必須通過勞動的科學組織、設備及燃料的合理使用，嚴切發明及改善工作條件的方法，來完成上述任務。

在職工會的發動之下，工作合理化運動及競賽精神正在工人中間開展起來。我們的加強勞動紀律與增加生產力的號召獲得了職工會會員們的真正響應，因為他們瞭解，在我們共和國內，落在他們肩上的責任是何等偉大。

職工會是我們農村中對民主土地改革的協助，證明它不僅對於恢復農業生產有極大價值，而且對聯繫工農間的友誼方面亦有極大意義。成千成萬的工人從城市到了農村，協助實現土地改革，這樣職工會便贏得了農民的同情，並擴大了羅馬尼亞的民主基礎。職工會派出流動作坊和工人隊下鄉修理農業機器，給予農民以巨大的實際幫助。

從阻礙國家進步的君主政治及為外國帝國主義服務的反動「歷史」黨派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新羅馬尼亞，將在其經濟發展中間步邁進。它在工業與財政上的成就，去年的豐收以及正在增長中的勞動生產力，無疑地將使改善人民福利的工作加緊進展。

我們職工會，除了為加強國內人民民主而鬥爭外，還通過世界職工聯盟而參加了加強國際工人階級聯合的鬥爭。現在，我們正和其他國家工人一起為鞏固與持

久的爭平而鬥爭；堅決反對美英帝國主義的一切好戰走狗。總工會已根據真正國際聯合的原則，幫助了西班牙與希臘人民。

羅馬尼亞職工會已達成其隊伍本身的團結，而對國際工人階級聯合的敵人的陰謀詭計也絕不袖手旁觀。破壞法國總工會的企圖，對英職工會進步分子的謀害，以及某些國家的職工會領袖強迫世職對馬歇爾計劃作不必要討論的努力，這一切都顯示出世界反動派想把職工運動拉退到阿姆斯特丹國際的時日。事實很清楚，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歐洲的代理人均懼怕世界職工聯盟日益增長着的影響，而不惜以任何代價去分裂它。

羅馬尼亞職工會將永遠堅持工人的國際聯合與友好的原則；對保持一個強大與進步的世界職工聯盟予以極大關切；並準備和其他國家的職工會一起給分裂者以適當的打擊。

於布加勒斯特（徐鈞譯）

意大利職工會保衛工人的利益

全國職工會書記 比 托 西

當意大利人民起來為解脫法西斯制度而鬥爭的時候，對於勞動者們就顯得格外清楚。他們需要一個職工會組織，這個組織不論政治與宗教信仰的異同，而團結起工業工人、農業工人及知識分子。其任務是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只能夠保衛在職工會計劃之中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能夠保衛人民的民主生活及社會進步的基本自由。

一九四四年締結了羅馬協定（職工會統一的章則），那時職工運動還處於地下，反法西斯的鬥爭已達到了頂點，這個協定在當時意大利民主職工運動的發展上，曾起了它的歷史作用。它曾是羣衆反法西斯情緒的活生生的反映。在締結這個協定的過程中，代表三大政黨（共產黨、社會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的職工領袖，均曾實現了工人的意志。時至今日，羅馬協定並未失去意義，它仍然符合現形勢之要

求。該協定宣稱：

「全意總工會獨立於一切政黨，但它可以參加各民主黨派的活動——這種活動是爲着保障與鞏固人民的自由，爲着保障勞動者與國家的利益，而代表着勞動羣衆的意志的。」

當解放戰爭在北意達到最高潮的時候，那波里斯代表大會所擬定的全意總工會的會章，會確定、補充並規定了職工會的任務。

會章第九章稱：「職工會獨立於國家與一切政黨，但這並不是說職工會對一切政治問題應當保持中立。全意總工會對一切政治問題——不是只關係於一個或另一個政黨，而是有關所有勞動者利益的問題，將採取一定的立場，例如關於民主及人民自由的取得與擴大、勞動法、國家的重建及經濟發展等等。」

這樣一來，擁有數百萬會員的全意總工會，成爲意大利人民中最積極的及政治覺悟最高的人們之戰鬥精神的代表，並成爲那些犧牲於向壓迫與奴役制度作鬥爭，爲使這種制度永遠不能以任何形式而復活的工作人員的意志的執行者。

如果全意總工會只局限在反對新法西斯運動的鬥爭，那就會犯嚴重的錯誤。雖然這個運動是反對勞動者的，但是更危險的却不是它，而是使新法西斯能修升起的毒藥力量。所以我們必須把主要火力集中於培育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經濟勢力，及保護與支持它的各黨派。

從基督教民主黨掌握國政之始，在其起初挑撥性的宣言中，就已開始破壞民族的團結。一九四七年五月，加斯貝利把共產黨和社會黨從政府組織中排擠了出去，並組成了極右派佔壓倒多數的內閣。從那時起基督教民主黨就轉而奉行資本家與地主集團的經濟政策，後者與外國資本家為一體，並威脅着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獨立。

某些職工領袖正盡其最大努力為基督教民主黨人的行為辯護。但是，事實該黨已經出賣了它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選舉前夕所宣佈的包括各項改革的綱領。它反對能够使我國沿着真正民主途徑而發展的一切基本改革。衆所周知，以意大利合法存在的法西斯運動中的極端分子佔多數而組成的羅馬市議會的成立，法西斯組織合法化之後，該黨的右傾趨勢則更形顯著。

當黨激發土地改革、工業國有化及其他基本的民主改革，放棄限制資本家在工業上、社會及政治生活上的一切措施的政策，已經產生其後果。在工業方面，僱主們頑固地反對勞工組織的合理要求。地主聯合會愈來愈廣事挑撥，甚至號召會員們破壞他們自己所簽訂的契約，並漠視允許農民有耕種土地權利的法律。因此，若想把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致命打擊，首先是需要與現政府的政治經濟政策作鬥爭，與目前公開以金錢支援法西斯、親法西斯報紙與親法西斯組織的壟斷資本家集團及其階級作鬥爭。

採取了保衛民主的堅定立場，表現着勞動人民的意志的意大利總工會，擊退了

法西斯分子的挑釁，同時並警惕地有力地粉碎了政府想暗中破壞職工會及工人反殖力量的圖謀。

☆

☆

☆

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底在羅馬召開的全意總工會指導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討論了國內的經濟狀況。不能不承認：政府的有害的政策，使得與嚴重的通貨膨脹的趨向同時在導向工業的縮減，和使已經十分嚴重的失業問題更形尖銳化。

總工會的領導機構於分析經濟狀況時，指出了全國面臨着的危險，並譴責加斯貝利政府的政策。我們在決議中着重指出：奉行着這種政策的政府，必須對國家，特別是對忍受最大痛苦的勞動羣衆負責。

迫使人們對意大利的經濟狀況做很悲觀評價的原因有三：

一、工業品產量的縮減，根據官方統計，一九四七年九月產量減低至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三，至十二月則降為百分之六十四；企業縮減；破產者及抗議書的數目急劇增加；對外貿易減少。同時貨幣流通額却從去年九月的六、七四〇億里拉，到十二月增至七、八四〇億里拉。

二、由於濫發入口許可證而引起的農產品價格下降；農產品出口及國內消費量的減少。這一切，結果引起了嚴重的農業危機。農民無力購買工業品，因為由於壟斷資本家獨佔的結果，它們的價格在不斷上漲。

三、由於稅收的減少而引起國家預算赤字的增加。政府愈來愈依賴於短期借貸及國債的發行，平均每月發行一百五十億里拉。

自全意總工會指導委員會譴責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的賣國政策以來，情況並未改變。縱然有裝璜掩騙的官方統計，意大利的工業是在一直走着下坡路。在職工人正在減少，而失業則在增長。已轉為和平生產的工廠均被迫倒閉。成千成萬工人被遣棄街頭。

各職工會組織必須繼續堅守其崗位，並記住：意大利政府的現行經濟政策有使勞動人民走向更悲慘下場的危險。

應當注意，意大利每年人口的出生率較死亡率超出二十萬人，失業者一直在增加（甚至根據勞工部所減半發表的官方數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失業人數亦達一百七十七萬八千八百廿八人，一九四八年一月為一百九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三人，二月為二百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七人，三月為二百廿五萬二千七百六十一人），將來即是一部分失業工人是否能重新就業，也很難預料。從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以來，希望殊為暗淡，因為在這次選舉中，人民意志被強姦了。現在，加斯貝利政府有着一個右派佔足夠多數的國會，它能使意大利的一切符合於馬歇爾計劃發起人的需要。事實是這樣，意大利政府絲毫不去關心國家經濟及失業羣衆的狀況，正在若無其事地進行關於輸入美國工業品的談判。美國貨正充斥意大利國內市場，並迫使國

內外馳名的工廠關門。

最近三個月，馬歇爾計劃所規定的對意大利的運貨顯示出對意大利之重要工業何等有害，並將引起廣大勞動羣衆何等悲慘的狀況。美國給予意大利銅與錫的數量較之工業需要少到可笑的程度：五、〇〇〇噸銅，只等於戰前入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同時，棉花入口總計爲二萬噸——是一九二九年以來的最大數量。這些運貨，無論對意大利的現時對外貿易、現存貨物或者國內市場的消費容量，都完全無關重要。

三個月計劃中關於輸入食品一項，引起了更大的不安。輸入了價值七百萬元，等於全部援助的百分之十五的麵粉、蛋粉、牛奶及咖啡。這是一個荒謬的數字，因爲我國不需要這些貨品。

我們的政府同意輸入美國麵粉及通心粉，這是愚蠢到了極點。盡人皆知，意大利擁有足夠的麵粉廠及通心粉製造廠，它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而且還可以出口。如果政府繼續這樣的對外貿易政策，那麼意大利數百萬工人的失業，及由此而產生的絕望的貧窮與飢饉，必將無限地增長。

從四月十八日選舉以來，基督教民主黨人與意大利總工會中的少數代表及薩拉蓋特派派的擁護者，已世率出來保衛意、美資本家的利益，他們的態度正愈來愈變得公開和肆無忌憚。這些人不僅出賣着意大利國家民族的利益，而且試圖阻撓擁有七

百萬會員的偉大職工組織對這一必然促成勞動羣衆飢餓與災難的計劃的反對。

全意總工會譴責這種犯罪的態度，並在保衛着意大利工人的利益與國家政治經濟的獨立。總工會強烈地反對停滯意大利工業的政策，及僱主解僱工人的傾向。它力證，意大利的經濟問題不能以外國資本家強定的計劃來解決，因為這個計劃與我國和我們人民利益是根本悖謬的。只有利用所有勞動富源來發展生產，只有採用合乎國家利益的獨立的經濟政策，才能拯救意大利。

總工會認爲，另外一種對外貿易政策是可以保證我們的產品獲得銷售市場的，特別是東歐各國的市場與意大利有傳統的關係。

☆

☆

☆

意大利反動派妄想破壞職工組織的統一。他們的方策是動搖爲經濟重建及國家獨立而戰的工人們的堅忍意志。他們通過所謂少數分子在總工會內部進行活動。但是這些圖謀是註定要失敗的。

意大利工人已經對四月十八日選舉的教訓得到結論。他們知道，假如他們能够保持統一，全意總工會就會成爲不可搖撼的堡壘。他們知道，他們能以共同一致的努方，保證自己得到合理工資的工作，能以他們的勞動來完成意大利經濟的復興與獨立。

真正的經濟復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保證。這是決定職工會活動方向的

依據。我們需要經常揭發僱主與政府對工業恢復的怠工。

在勞工管理會的支持下，我們正在工廠中組織有力的管制機構，以便與工業界工作鬥爭。

職工會的立場可以簡單歸納為以下主要幾點：

抵制意大利國內外大資本家對我國的奴役；

實現基本的社會改革及進步民主的政策；

與一切法西斯運動作無情的鬥爭，不管他們是什麼化形。

無庸置疑，保衛民主、工人利益及國家獨立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但是，團結在全意總工會中的工人們，相信他們能够最後戰敗反動派的詭計，能够及時地揭發這些把狹隘的黨派利益置於羣衆利益之上，並企圖分裂職工會隊伍的職工領袖，並解除他們的武裝。

一九四八年五月於羅馬（徐鈞譯）

法國工人擁護工會統一

法國總工會總書記 佛拉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約有二百五十名右翼工會運動者在石屋和總工會並他的四個書記極力支持之下集會於巴黎。這是一個背叛的集團，它幾月來就從事於自內部破壞總工會。會議決定了自總工會分裂、開始一個反對總工會的鬥爭、與成立一個分離的組織。

石屋及其四個同謀者辭去了他們總工會的職務。同時他們却偽善地宣稱他們反對分裂。事實是：石屋在會議上倒是談到分裂所包含的危險——可不是對工人階級，而是對分裂者自己的危險。他害怕分裂的後果，在他看來行動的成功並不保險。他所反對的並不是行動本身，而是選擇行動的時機。

極力想不以行動（這一行動預料要激起工人憤怒）的領袖面目出現，石屋以自我保險的方法宣稱他成爲一個分裂者是由於『紀律觀念』，是不得不順從他自己

召集的背叛會議的決定。

這是一種奇妙的紀律觀念，它誘使石屋順從了分裂的少數，背叛了總工會；總工會的全國委員會僅在一月以前，以百分之八十五的多數投票積斥了他的政策和他那「集團的政策」。

反動派和右翼社會黨的報紙對這一決定倍極興奮，美英報紙也同樣高興。他們準備相信總工會（是反動派政策一個傷腦筋的阻礙）已經奄奄待斃，並且準備詳盡地來描寫它的「解體與幾乎完全的崩潰」。他們惡想像描繪出誘惑的圖畫：說總工會只剩下共產黨，而破壞罷工的「工人力量」（石屋的分裂集團的名字——編者）則飛躍地增長。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幻想，產生於主觀的如意想法和對法國各種發展的意識的完全誤解。

工人階級正結束了一次很頑強的三百萬人參加的罷工。罷工者對抗強大的警察隊伍，對抗難以置信的報紙和無線電的撒謊與誹謗運動，對抗破壞罷工者的出賣達三星期以上。反動集團、右翼社會黨和分裂者，最後竟相信了他們自己製造的謊言，說大多數工人反對罷工而且受「共產黨少數派」的威脅。「社會黨」的內政部長莫許，相信他以誇耀警察力量，以逮捕、毆打和屠殺戰鬥的工人等手段把工人階級嚇唬得屈服。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旨在以分裂總工會、給工人階級以決定性打擊的時機是選擇得很好的。但是對分裂者和反動派不幸的，是事情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

工人階級既未被戰敗也沒有降服，而且也沒有被恫嚇住。它的一切要求並沒有得到滿足，但是它在提高和凍結工資的問題上迫使政府退却。

工人階級並沒有被警察的暴力所嚇住。相反地，它表現了卓越的戰鬥精神和勇氣。退却曾經成爲必要，但却是在良好秩序與整齊隊形下實行的。

罷工者對他們自己的力量沒有失去信心，對總工會的力量也未失去信心。他們打了一個大仗，他們一方面無疑地了解到戰鬥的困難，看到敵人的力量和武器，同時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整整三個星期他們與警察作戰以奪取工廠，在鬥爭的過程中他們佔領了成百的工廠，有些失掉了，有些失而復得。

所有這一切是分裂者及其後台老闆們所沒有看到的，而且也不能看到的。他們離開羣衆太遠了，他們太輕視羣衆，致至於不能降低身份從羣衆當中，從羣衆的行動和情緒中吸取他們判斷的資料，這就是他們爲什麼這樣愚笨地盤算錯誤的原因。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對於他們的企圖的顯然失敗這樣倉皇失措的原因。

☆

☆

☆

分裂者的決定，對我們並非意外。分裂的道路在社會黨和勃魯姆本人的指導下

老早就準備了，勃魯姆一直認爲他未能分裂各工會是他個人的失敗。

分裂者建立他們背叛的『工人力量』集團已經兩年。他們出版了一種刊物，其唯一的目的是與總工會政策和決定做鬥爭，以及污辱共產黨和澤聯。

他們的刊物與活動和戰前畢林——杜墨林的慕尼黑集團毫無兩樣。如同慕尼黑集團，他們在工會『獨立』的叫聲下掩藏他們對工會敵人的諂媚。實際上他們是完全在勃魯姆派的掌握中。此外，在最後數月中他們確定地和政府及美國擴張主義者（馬歇爾計劃的製作者）結合在一起。

是社會黨的指導委員會決定了『工人力量』集團在總工會領導機關會議上的態度。是各地社會黨的聯盟指導了，並仍然指導着『工人力量』各省和地方的支部。不消說『工人力量』的活動是完全按照右翼社會黨的政策而擬就的。當社會黨忽促地開始支持杜魯門和馬歇爾政策，當它變成美國擴張主義的先鋒和法國反勞工政策的主要支柱時，『工人力量』背棄集團會努力使總工會採取這條路線。可是『工人力量』是太弱了，它在工人階級中有限的影響使他們不能重新規定（或者改變）總工會的方向。當它企圖一試力量時，『工人力量』從沒有得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票數。

『工人力量』削弱與分裂總工會的努力，爲分裂歐洲職工運動的專家美國代理人曼聯納布朗所支持，這道支持有時參同有賄賂。布朗與曼聯和曼聯的工人本

且」成員們保持着聯繫，給他們以財政上的支持。但是他並非常常是幸運的立有時他碰到一個誠實的人，就會拒絕他的金錢公開地揭露他。其他的人（而且絕非少數）就不這樣吹毛求疵了。

當人民對美帝國主義者及其法國代理人的詭計的抵抗日增之時，「工人力量」變得更加活動更加着急。在石屋一九四七年秋訪問美國之後，它更變得特別頑固。石屋曾做了許多聲明費成馬歇爾計劃，雖然他清楚地知道該計劃為總工會會員的壓倒多數所棄絕。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總工會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並為馬歇爾計劃辯護，雖然他知道只有不足輕重的少數派支持他。在同一會議上他代表這個少數派反對工會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與政府和中右翼社會黨的政策是相反對的。因此石屋及其集團公開表示與舒曼政府共進退。

「工人力量」集團的行為在去年十二月罷工時特別可憎。起初他們想誘使工會接受政府的要求。以後當罷工運動洶湧澎湃地發展起來之後，他們就成了公然的不工會破壞者。

那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景象：一位總工會的總書記在政府企圖以武力粉碎罷工之時，却號召破壞罷工，號召復工。沒有一種反動派攻擊工人的謔言不為「工人力量」的領袖所利用。

這些分裂者想做些什麼呢？他們的目的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爲了完成這一

使命，他們就要給做爲戰鬥統一的支柱總工會以致命的打擊，並且爲他們的黃色工會徵求足夠數目的會員，使它們略具一個有代表性的組織的外貌。這些目的他們都未能達到。

當他們最初分裂出去的時候，他們喧囂地聲稱他們有一百萬信徒；不久他們又提高到將近兩百萬。美國黨（指法國的反動派——譯者）及其報紙以歡呼祝賀這些誇張的數字。在大西洋彼岸美國報紙從法國傳播這個『好消息』，使帝國主義分子們安心，他們被法國工人階級對馬歇爾計劃的抵抗所煩惱。那時他們相信以他們的美元成功地收買了法國工會。

政府和勞工部長『社會黨』人梅耶是不吝嗇他們的援助的：他們給了分裂者以三千萬法郎的補助金，以後又是一千零五十萬法郎——在這個集團存在的二個月中間一共是四千零五十萬法郎。

對工廠裏的黃色工會也給予了援助。僱主和警察開始迫害總工會的戰鬥的工人。工人階級報之以一系列的猛烈打擊，並組織了多次罷工來保衛戰鬥的工人。

僱主們對石屋工會會員的不足極力加以補充，在他們的工廠裏爲石屋徵收會員。

然而這對分裂者的幫助並沒有多大。謊言碰到事實就沒有力量；而事實很決地就使他們的牛皮洩了氣。

『工人力量』宣稱他們在礦工中有卓越的成功。他們聲稱他們在帕得卡雷有六萬會員，而屬於總工會的礦工聯盟的會員是十萬。他們又把會員的數目增爲七十一萬五千，後來又加到十五萬，同時仍給總工會十萬會員。

當石屋公司沉溺於誇張之際，總工會的礦工聯盟在一月底發出了三十萬零七千個會員證，和去年一樣的多。

以後又來了全國範圍的選舉礦工代表到各炭礦管理委員會。選舉的結果對分裂者是帶摧毀性的。三百零六個當選的代表是總工會的會員，只有三個屬於『工人力量』；基督教工會則一個也沒有。這個事實解決了以上的爭論，選舉的結果是無可爭辯的。

對分裂者來說這既非第一個也不是最後的教訓。在九十五個總工會各省的聯盟中，石屋和他的朋友只在五個省的指導委員會中得到多數。在其他省份馬上重新組織了領導機構，會員的壓倒多數留在總工會內。安利省二萬四千名工會會員在幾星期內有二萬一千人向總工會登記。『工人力量』只保持了兩千人，其中還有許多我們今後無疑地要爭取過來。

在三十六個工業聯盟中的趨勢也是一樣的。其中只有四個指導委員會的多數贊成參加『工人力量』。其情形如下：書記聯盟有廿萬會員，其中十五萬留在總工會裏，只有五萬參加了分裂者；政府財政僱員聯盟有六萬會員，總工會已組織了三十

萬五千，『工人力量』只爭取了其餘會員的一部分；公共事業僱員聯盟有八萬會員，分裂者贏得了其中的一半；陸海空軍部僱員聯盟只有會員一萬二千人。

另外兩個聯盟，煙草工人和市政與衛生部的僱員聯盟的指導委員會擁護『工人力量』。但是當他們企圖使他們的組織跟着『工人力量』走時，他們遭受了失敗。分裂者沒有重新當選。

分裂者也期待着印刷工人聯盟。可是復決投票的結果又使他們失望：百分之六十二的票數擁護總工會。

如果『工人力量』僅僅包括它能以從總工會奪去的會員，它的人數將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於僱主們的幫助，它在落後分子和右翼社會黨（他們會與總工會做鬮爭，現在感覺與『工人力量』非常合得來）中徵集了一定數目的另外的會員。還有人參加『工人力量』是受了誹謗總工會運動的影響。他們曾經以為和石屋及其友人在一起就保衛了工會的獨立。看到政府給『工人力量』的補助金，以及僱主們給它的支持，他們許多人是失望了，於是現在又回到總工會，其餘的人也將要回來的。分裂者們曾經相信他們的退出，以及社會黨給其黨員和共產黨分裂的訓令，將孤立了工會裏的共產黨。這一希望也消失了。工會會員羣衆和大量的戰鬥的社會黨員痛斥了分裂行動。分裂者們曾經以為找不出任何人來代替他們，他們可又悲慘地計算錯了。

從總工會書記處辭職的五名社會黨員已經有人代替了：石屋爲公務員聯盟總會的無黨無派領袖李普所代替；其餘的由三個社會黨員和一個無黨無派的人士所代替。這也是所有分裂者離職的其他工會的領導機關的情形。

總工會有多少會員呢？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的敵人斷定我們的會員是急劇地減少了。被他的朋友弄得消息不靈的勃魯姆曾對這件事公開地歡呼。幾星期前我們的敵人非常之慷慨，允許我們有兩百萬會員。自那時之後他們對他們的估計就更加謹慎了。

在一月底我們主要的一些聯盟發出了與去年同樣多的會員證。例如金屬工人聯盟發了九十五萬張，而去年是九十五萬三千；建築工人、化學工人、水手、碼頭工人和其他聯盟的情形也是一樣。

現在仍難舉出確切的數字。有些工會還必須改組。罷工後的報復行動正在到處造成暫時的困難，但是在今年內它們無疑會被克服的。

總工會會計處發出了與去年同樣多的會員證——六百四十五萬張。鑑於暫時的困難，假定還不是所有的會員證都到達會員的手中。但是我們預期今後數月將達到去年的數目字，而且有些聯盟甚至還會超過，這樣將補償在其他聯盟所遭到的損失。

☆
無論如何，對由一個分離的組織之存在所造成的困難不能估計過低。雖然它在

數目上很小，政府和僱主將充分利用它來反對工人階級。

它已經被世戰統一的敵人所利用。石屋及其朋友很久以來就與勞聯極端反動的領袖們（如杜賓斯基）保持着友誼關係，這種友誼是基於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目的。

他們作惡能力的主要障礙，是他們運用機詐手段的機會有限制。『工人力量』的領袖們成了右翼社會黨和政府的職工運動的工具，後兩者又是唯美帝國主義之命是從的。甚至在分裂之前他們已暴露為罷工的破壞者。他們不得不反對像有保證的工資購買力這種極端受歡迎的要求。當物價在六星期之內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之際，他們却提出關於『惡性循環』和需要降低物價的舊口號。

在罷工的時候政府會經答應維持工資與物價間的穩固的平衡。它訓令經濟委員會注意不要使這一平衡被破壞，如果平衡被破壞就要提出辦法來恢復它。但是該會並不想實現它的諾言。它需要一種烟幕遮掩它的無信義，於是石屋馬上給以援助，並正在阻止經濟委員會做出實際的建議。經濟委員會的成份既然是那樣，石屋可能會達到目的。但是總工會將揭露這些花招，將不屈不撓地為滿足工人的要求而奮鬥。

分裂者是這樣的害怕職工運動，他們竟彈起了反動派們關於『莫斯科命令』的謠言。完全在美國黨操縱之下，他們無保留地贊同與擁護美帝國主義的皮爾遜

法蘭西政非常敏感的時候。

分裂者們無疑地知道這對他們的影響包含着一個何等的威脅。但是他們已經造成分裂，並且他們有了苛刻的監督。他們選擇了他們的主人，他們以補助金的形式接受了他們的薪金，他們就不得不執行職務，不管這個職務是如何的不愉快。

至於工人們，他們正在重新恢復鬪爭。在各地的工廠裏又提出了增薪的要求，有時以罷工來支持。工人階級對任何進一步的降低生活標準都不會順從的。據最近研究以下表明一九四五年以來物價和工資運動的數目字，就很容易懂得這一事實。給將一九三八年的工資和物價做爲一百，我們看到下列的情形：

一九四五年七月

工資：三七〇 物價：三九八

實際工資等於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九十三

一九四六年七月

工資：四〇七 物價：五七七

實際工資等於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

工資：五三〇 物價：八五六

實際工資等於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六十二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工資：六五〇 物價：一三三六

實際工資等於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八

結果自從一九四五年七月以來，實際工資減去了百分之四十五。

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的罷工得到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增薪。但是生活費用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引起抗議和激憤。但是還有其他的因素：譬如政府恣意和隱蔽地對民主自由、社會收斂、和國有化的進攻，犧牲民族利益以利於美國托拉斯，失業的威脅，以及反動派、賣國賊、維希分子的日益猖獗。這都促使使工人階級清楚地了解分裂會引到何處去，而「工人力量」的分裂者們是叛徒。他們在戰國當中帶着武器和軍火投向了敵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於巴黎（程之平譯））

德國工會爲爭取統一而鬥爭

柏力托夫

德累斯頓的布力斯威茲郊區逃脫了英美的大空襲——這是在德國投降前幾天，它獲得薩克森的省會（德累斯頓）成爲一堆瓦礫——今年二月初，它是英、美、法佔領區職工代表出席的第七次佔領區職工聯席會議的場所。法佔區的職工代表亦參加，因爲法軍政府拒絕了他們請求的旅行許可。

應該記得，世界職工聯盟總理事會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布拉格會議上，原則上同意德國職工會隸屬世界職工聯盟，但這應在德國形成一個單一的職工中心以後，爲了建立這樣的一個中心，所有四佔領區的職工會都敦促進行準備在民主代表制基礎上召開大會。佔領區聯席會議要繼續到大會召開爲止。第六次聯席會議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一日——廿三日在巴達·派爾門特舉行，決定於一九四八年春召開全德職工大會。但是在那個時候，就有若干德國職工領袖表露了與爭取統一運動的普遍願望抵觸的傾向。這種傾向表現於該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上，決議內稱：

「各佔領區的職工會的統一天不能實現時，職工聯合會有決定在各佔領區分

別各自建立統一自由。』

這個決定可以暴露出這樣的事實，即一些領袖決心分裂全德職工統一，特別是西佔區內前改良派的德國職工會總聯盟（ADGB）書記達爾勞和瓦登堡——巴登職工聯盟斯圖加特（美國勞聯德國局總部所在地）分會主席舒雷赫這樣的職工會士層人物。

這些改良派領袖正陰謀在幕後阻止召開全德職工大會，以及德國職工會的加入世界職工聯盟。但達爾勞或舒雷赫都不敢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因為甚至在西佔區工人中也存在着要求統一的強烈志願。代之而來的，他們正企圖以鼓吹合併區的單一職工聯盟來轉移這種要求統一的願望。這已經不是一件秘密了，這正是美佔領當局及美國勞聯分裂分子所追求的東西。

甚至在倫敦外長會議破裂之前，達爾勞和舒雷赫已企圖建立這樣的一個聯盟。據說他將允許職工會影響合併區經濟委員會的決定。然而，英佔區的職工會拒絕參加一個這樣曖昧的冒險。但這並未防止達爾勞冒用『統一西佔區職工會總書記』的頭銜。這位沒有人選他出任毫不存在的職位的『總書記』，把德廷統一的實現視作他的初步職責，希望這個問題終將被丟在一邊。

這就在德累斯頓的第七次佔領區聯席會議前夕的職工會形勢。至於在德國的全國政治形勢上，已是一種常識，西佔區各佔領當局奉行着分裂德國的政策，正以

極努力打擊民主力量，首先是工人階級力量的團結。在西佔區，各佔領當局正極力破壞德國的民主組織（包括職工會）間的合作道路上樹起各種的障礙。

在德累斯頓會議開幕的一天，美軍政府勞工處長明確宣稱，只有在獲得德國的政洽、經濟統一後，職工統一才有可能。這是一種大熟悉的詭計，美國當局力圖藉此防止民主統一的成功。美軍政府發言人接着發表聲明：德國職工會的參加在何種條件組織將必須獲得各佔領國的許可。

這些和其他事實表明了加在德累斯頓會議上的壓力有多麼重。目的是使它失敗而散。克萊將軍的企圖顯然希望它的失敗將永遠結束建立一個中央的德國職工組織的問題。西佔區的若干職工領袖無疑亦分享了這個希望。他們在會上的態度表明：他們是帶着不准會議達到一致決定的肯定的訓令出席會議的。用各種藉口，他們企圖把建立全德的職工中心的問題擱在一旁。

當討論到召開全德大會的程序問題時，西佔區的職工領袖同樣採取妨礙主義者的立場。他們採取一種明顯的不民主的態度。建議在聯邦基礎上舉行選舉，每個邦廿個代表。這將意味着，西佔區十一個邦的職工組織將分得二百廿個代表，而蘇佔區的六個邦及柏林（當一個邦算）的職工組織僅得一百四十個代表，儘管事實是西佔區職工會會員有四百五十萬，而西佔區共總才三百五十萬。

單是這個事實便足以清楚揭穿各種危險的傾向。這些傾向正日益流露於西德職

工領袖的舉動中。

然而，德累斯頓會議表露了，德國職工運動有克服這些傾向的力量。它通過了決議，號召建立職工會中央理事會，該會將有權管轄各佔區的職工會，並準備召開全德大會。

會議後發表的公報稱：

「中央理事會將為全德職工組織的中心，將賦有比迄今佔領區聯席會議所享有的更大的權力。它將在這樣的時候，這樣的方法下執行其職權，即使得九月的世界職工聯盟第二次大會能夠通過對議題（德國職工會的加入批職——譯者）的決定。德國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一旦成立後，將準備和召開職工會大會。」

出席德累斯頓會議的世界職工聯盟總書記賽揚指明。該決定對普通和平。這一步提高德國工人中的民族和國際團結是個重大貢獻。他在會議上說：

「當我們聽到其他國家內的如許勞工運動的分裂時，你們以你們的國家樹起優良的典範。使人極端滿意的，你們的通過統一^{（註）}的決議是給大家一個教訓。你們因此表現了並未忘記此一事實，即勞工運動的分裂與破碎導向希特勒主義……那是很好的。假如你們永遠記住的話。」

分裂者企圖引起佔領區聯席會議的破裂，以阻止德國職工會的全國統一之實現及它們加入世職的陰謀，終於可恥地失敗了。

下一次聯席會議於五月十二——十四日舉行。不難預見將會幹出許多分裂德國職工會的新企圖。僅這樣的事實，即下次聯席會議要在美佔區舉行，即暗示了此種的說法。

按照目前程序，聯席會議是由會議所在地的佔領區的職工中心準備。這給予這爾勞和舒雷赫一個這樣安排好會議以適合他們的計劃的機會。地方，沒有人知道這世界職工聯盟是否被允許派一位代表出席，因為世職駐德正式代表范·托恩奈爾德已在德國半年多了，仍未得到進入美佔區的許可。

德國職工統一的成就是為德國的統一和民主化而鬥爭的必需部分。德累斯頓會議證明了，美國起草分裂德國計劃的人是不能削弱統一運動的。會議奠下了把全德國工人團結在一個單一的全國職工中心下的基礎，給運動一個新的推進力。

於德累斯頓（黃炳海譯）

日本職工運動的發展

戰後日本勞工運動的迅速發展，顯示了日本工人階級的覺悟與組織力量之空前增長。

在一九三六年末，日本的工會不過九百七十三個，有組織的工人總共四十二萬，僅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七，而且百分之七十的工會，是控制在右派領袖手中。但在戰後三年以來，日本職工運動的面貌已完全改觀；工人階級已經成爲人民民衆鬥爭的主力軍和先鋒隊了。迄至一九四六年二月末爲止，日本全國工會總數還不過一千三百二十個，參加者不過八十七萬七千人。及是年五月，有組織的工人突增至二百萬，年底又增至四百四十萬。一九四七年五月更增至五百五十萬，而一九四八年六月則增至六百五十萬人（日本工人總數約爲一千萬）；勞工團體亦激增至三萬。日本最大的兩個工會，是左翼的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簡稱產聯），和右翼的勞動組合總同盟（簡稱總同盟）。產聯正式成立於一九四六年八月，當時參加人數在一百六十萬以上。迄今爲止，產聯已躍壯大了一倍，擁有一百三十萬左右的會員。職

前，總同盟的領袖是軍部御用的社會法西斯分子。戰後，總同盟成爲社會黨的主要地盤。總同盟的會員僅一百五十萬人。

日本工人階級的迅速左傾與日共對於工會影響之增長，是戰後日本工運的主要特點。去年十一月舉行的產聯大會上，新選出的四十九名執委會中，有二十五名是共產黨員，產聯主席聽濤克已於一九四七年秋參加日共。產聯系統下面的一個強大工會——擁有四十萬會員的全國遞信工人工會，在今年六月末的執委會選舉中，日共黨員及左派領袖佔了百分之五十六，中間派佔百分之三十三，右派只佔百分之十一，三名副主席中兩名是共產黨員。日共的影響，也擴及於獨立的工會和總同盟系統下的若干工會。日本最大的一個獨立工會——擁有五十四萬會員的國營鐵道工人工會，原爲社會黨人所控制，但在今年五月末的執委會選舉中，日共黨員和左派領袖當選了十九名，右翼社會黨人及其追隨者只當選了十五名，主席是中間分子，副主席是共產黨員。職工會中的共產黨員爲了統一工人運動，爲了將所有職工會統合爲全國性組織，正進行着頑強的鬥爭。日本產聯會議集中其注意力在爭取統一的鬥爭上。縱使有分裂者的陰謀，但會議仍號召改良主義的日本勞動總同盟和獨立的職工會組成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陣線。在罷工鬥爭當中，產聯也經常聯合獨立的工會進行鬥爭，而總同盟系統的若干地方工會，也經常違抗其中央領導機關的意旨，和產聯的地方工會採取一致行動。麥克阿瑟和日本反動政府雖曾千方百計地來打壓日

共並利用社會黨以分裂日本的工人階級，但仍不能阻止日共威信的增长和日本工人階級團結的趨向。

戰後日本工人罷工的規模也是空前的。反飢餓與要求增資的鬥爭，常常與反對反動政府的鬥爭相結合，動輒數十萬到百萬的工人捲入了鬥爭浪潮。一九四六年五月日本工人所準備的二百餘萬人的反飢餓示威，一九四七年二月六百萬人的總罷工，以及今年三月更大規模的總罷工，雖然都被麥克阿瑟下令禁止，但都說明了日本工人階級力量的强大。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麥克阿瑟對蘆田發出一信，保證支持蘆田的反罷工活動，蘆田受此鼓勵，竟於三十一日頒佈反罷工法令，禁止政府機關職員集體議價或罷工，並禁止公共企業工人的罷工。此令發佈後，惹起工人階級的公憤，紛紛譴責蘆田內閣的法西斯化，要求他辭職並解散本屆不民主選出的議會。最近被反動派刺傷的日共領袖德田球一，亦曾號召職工會對政府的非法行爲予以反擊。響應這一號召，日本工會紛紛高舉反抗義旗。例如，有三百萬會員的日本產業勞動組合聯合會通令會員：『繼續要求增資的鬥爭，準備參加抗議政府反動行動的罷工、羣衆大會和示威，要求蘆田內閣立即辭職和立即解散議會。』有三十七萬會員的國營遞信（郵電）工人工會發表堅決反對反罷工法的聲明，並定於八月七日罷工。有六十萬會員的國營鐵道工人工會也宣佈與遞信工人採取同一行動，並要求增加工資。工會

領袖們並宣佈：五十萬工人將於八月十五日在東京市中心區示威；彙聯的領袖預言，將有二百四十萬的政府職工進行連續的區域性的罷工，以保衛工會權利。

日本工人階級現在已顯然擔負起保衛民主的先鋒職責，發揮工人的特有的偉大組織力量，領導着日本人民對美日反動派的法西斯行爲進行鬥爭。而在這鬥爭中，日共的威信與影響正在不斷地增長與擴大。

印度的職工運動

全印職工大會主席

S. A. 且吉

印度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小、比較年青。在第二次大戰前夜，在工廠裏、田莊上的工人不過約六百萬，但全印度人口是三萬萬九千萬。把印度工業化對英國資本家並無好處。

第一次大戰後爆發的罷工，使英帝國主義者及其印度伙伴們大為震驚。他們實行兇殘的鎮壓，射殺罷工者、監禁起工人領袖。但工人們以最堅決的決心繼續鬥爭。一九二八年，罷工次數為二〇三起，涉及的工人五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人。從標誌着民族運動復興的發軔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僅英屬印度即爆發了一、五〇六次罷工，參加的工人幾近二百萬。

職工會會員數目亦有增加。一九二八——二九年，已登記成立的職工會僅七十五個，會員十八萬一千；在一九三九——四〇年，增至六六七個，會員總數為五十

一萬一千。

勞工運動能迫使統治階級作一定的讓步。例如，直到一九二二年每天的工作時間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但在這一年，工人爭取到在龐大的永久性的工廠裏每日工作十小時。經過更多的鬥爭，到一九三四年工作時間減至每日九小時。一九二三年通過了意外及傷害撫卹法。一九二九年通過女工的生產保險法。一九三四年通過了禁用不過十二歲的童工的法律。一九三六年通過強制按時支薪法。但僱主們——包括國家，實際上完全違犯這些法律。其次，休息的權利，假日照付工資，以及對病、老、失業者的保險仍未為法律甚至在形式上所承認。

印度工人的生活水準低得驚人。第二次大戰前夕，加爾各答的印度統計局得出這樣的數字：一個四口之家的黃蘆工人每月僅衣食住即需四十二個盧比，但他每月的總收入才十七個盧比。貝哈爾的印度礦工，每天在坑洞作工九小時而每週工資僅兩個半盧比，但三口之家的伙食費至少也要九個盧比。在孟買省，囚犯的平均體重比紡紗工人的平均體重還重些。

衣着與住宿問題也是這樣。印度人平均每年每人用十三碼布，而在美國却是六十四碼。在孟買市，有廿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五人是六個到九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有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人是廿人以上住一個小房間的。

這就是印度工人生活、工作、死亡的情況。英國文明的禮物，無怪乎印度人

短命。印度人的平均壽命是廿七而英國人是六十五。一個英國人比印度人父子的壽命合起來還多活十一年。

第二次大戰是僱主的財源。英國政府輕易地就和印度製造商達到諒解。對人民所必須的物品未實行物價管制，致使壟斷者獲得空前鉅利。一九四三年的純利潤指數——黃麻百分之九二六；棉織業百分之六四五，總平均數為百分之三二七（以一九三九年為百分之一百）。這僅是按照承認的利潤來算的，真正的利潤要比這個高得多。真正的工資却逐漸降低，工人的境遇日益惡化。在工業裏實行的『最高津貼』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剝削了全印度的糧食、貨物來供應英、美軍隊，但絲毫未採取提高工業或農業生產力的措施。結果釀成大規模的飢荒，一九四三年僅孟加拉一省餓死的就有三百五十萬人。

戰爭完了，但人民的災難却無了期。從戰時到和平的生產轉變是零亂而無計劃。幾近三百萬的新手工人和被徵用完成戰爭生產所需的服公役者，還有兩百多萬退伍軍人，都受着失業的威脅。

罷工浪潮橫掃全印。工人要求最低生活的工資，假日照付工資，社會保障和八小時工作制。印度工廠工人從未為這樣的基本要求舉行過罷工。

大規模的罷工開始時，正是印度海軍員兵不滿於生活條件和英國軍官的傲慢而罷操之時。其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萬郵電員工罷工；孔坡市七萬五千多工人

爲爭取休假照付工資而罷工；紡織中心亞馬爾納爾的四千工人因廠方無理解僱一工會工人而罷工。十月裏，印度政府的鐵路煤礦裏一千五百個礦工罷工；南印鐵路四萬工人抗議解僱而罷工。銀行僱員、私人的和政府的辦公室書記因要求調整薪金亦參加罷工。

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十月，當英國總督邀請國大黨及回盟出組印度臨時政府之際，僅英屬印度即爆發了一、五八一次罷工。二百多萬人爲了經濟要求而參加罷工。工作日的損失達九百六十萬九千九百六十天。這些數字未包括着土邦的罷工和政治罷工；亦未包括各行各業的僱員的鬥爭。

一九四六年勞工運動的浪潮引起統治集團的重大驚懼。在若干城鎮，警察亦因本身的要求而投入此一浪潮中。軍隊日益同情罷工者，再也不能依靠印度士兵來射擊工人了。

一九四六年的罷工具有如下之特徵：

一、它波及所有的工、商業和行業，範圍遍及全印各省及城鎮——包括大部分落後地區。

二、它把各個工業的個體要求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基本要求結合起來。印度工人已經朝着政治成熟的道路前進。

三、工人在反壓迫鬥爭中，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公和英勇。沒有武裝，他們以

空拳赤手與機槍對抗。他們表現出奮鬥到底的決心。

四、所有城鎮、村莊、宗教社團都捲入此一浪潮中。一個危及反動派的人民團體正在形成。

五、城鎮工人的罷工鬥爭漸漸得到反對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家的勞苦農民的響應。

職工組織的成長完全反映了這一切。一九四四年英屬印度的職工會會員才七八萬，可是現在已經超過一百廿五萬。

☆

☆

☆

印度工人鬥爭的最大敵人是英國政府的權力。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修改成目前的憲法前，德里的中央政府是最高當局。它由英總督和執行委員會組成，但歐洲人佔優勢。在英國統治下，印度一直都是個警管國家，它的統治是借助於軍隊、警察、監獄、奸細、挑撥者。這是一個靠着印度地主和反動派的投資利潤來支持社會的龐大官僚政治。沒有一個總督不是英國人，沒有一個財政部長不和英國銀行家勾結的。最高當局包括十一個省政府。每省各有一英國省長，其下亦有同樣的行政機構，但沒有軍隊。

在民族運動打擊下，印度的英國統治屢次被迫改變其濃厚的獨裁統治形式而被上立憲外衣，並與印度的資產階級共享統治權。

一九四五年底，當民族解放和勞工運動的狂潮開始之際——在這個高潮，印回幾乎在各處都有一共同綱領，英國統治集團又借助其妥協和分裂的老策略。他們與國大黨、同盟進行『歸權於印人』的談判。

此舉在衆望所歸的國大黨領袖方面立刻起了作用。他們許多改變了對人民的解放運動的態度。當五十萬孟買工人罷工聲援皇家印度海軍員兵時，國大黨右翼領袖巴達爾出賣了他們。英首相艾德禮攻擊員兵的罷操是『共產黨陰謀』，而巴達爾起而響應，稱之爲『有害國家』。

作爲妥協的初步，一九四六年三月進行省議會選舉。國大黨政府佔有九個省，同盟政府佔二省。

這些新的『人民政府』對工人的要求反應如何？

在取得政權後，國大黨各部長立刻要求工人不要罷工，信賴政府是『工農政府』，力圖僅以仲裁的方式來改良現狀。同盟政府則遵循更反動的政策。

以尼赫魯及巴達爾爲首的印度政府宣佈了勞工法的五年計劃，它僅是『公平工資』與『最高津貼合理化』的立法。簡單說這便是漠視工人的『生活工資』的要求。政府根本無意於限制利潤或將重要工業國有化。

國大黨的民主選舉綱領既未表現於法律上，亦未見諸實行。僱主方面繼續進攻工人的生活標準。

在國大黨政府下，反對工人階級的鎮壓政策比從前愈加兇狂。精闢鎮壓人民技巧的舊警察官僚政治完整地接收過來，現在又加上作爲『人民政府的工具』的方便而在活動。射擊赤手空拳的工人已成爲家常便飯。在亞馬爾納爾紡織中心的罷工中，九個工人（都是職工會人員和領袖）被就地槍決。

一九四六年中，男女工人被殺者約五百人，五千多人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內。所有工廠關上了門，企圖以飢餓迫使工人就範。爲了把工人階級從其他勞動人民孤立起來，國大黨政府通過國大黨的報紙攻擊罷工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共產黨策略』。

在國大黨執委會指導下，各省通過了工業爭執法，它實際上就是禁止一切罷工，強以仲裁加於工人。爲了破壞正在成長的民主職工運動的力量，這些法令包括承認、支持和保護『認可的工會』的特別條文。後者要同意放棄罷工權，在一切爭執中接受無條件的仲裁，允許政府官員監督其活動及基金。

印度政府匆促通過一項法令，授權各省政府在罷工中動用軍隊及規定在某些工業罷工根本就是非法的。新選出來的立法議會通過了公衆安全法，賦與警察特權——搜查、逮捕和無須審訊即拘押『企圖破壞和平的嫌疑犯』。法令中被認作處理印回騷動的一條明文規定：如果政府宣佈任何工廠或工業是『基本的』，則工人不能罷工，或未得警署或僱主的許可而離開。

選舉的立法議會怎能批准這樣的法律？應該記得：選民僅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而大部分立法議員是地主、製造商、商人、高利貸者和有錢的律師。

除了警察鎮壓和反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外，國大黨領袖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另一武器是內部分裂。

罷工鬥爭是由全印職工大會所屬各工會領導的。全印職工大會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後，已成長為一個強大的組織。雖然它的會員在一九四七年年會時才是八十萬左右，但它的工會的機動力量却很大。在一九四一年戰爭中，英政府鼓勵全印職工大會的路易派脫離職大，後者竟遵命而組成印度勞工聯盟。它雖有政府贊助，但會員很少，在工人中也沒有威信。

全印職工大會繼續為國內所有大的羣衆性工會的中央組織。共產黨、社會黨、國大黨員及同盟黨員全在它的懷抱內工作。所有政治派系都參加了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的罷工。令人注意的，如紡織、運輸等最大的工業中，罷工鬥爭最大的地方是共產黨、社會黨、國大黨員和「賤民階級」的工人集團採取一致行動的地方。

爲了打破職工會的團結、動搖民主的職大的穩固，國大黨的領導機關在各工業內發起組織對抗的職工會，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成立了中央組織——全國職工大會，以巴達爾任主席。他們以攻擊全印職工大會是共產黨組織來辯護他們的分裂活動。和往常一樣，反共叫囂是用來掩飾反對勞工運動和民主的鬥爭。國大黨領袖

決定組織御用的工會，因為他們發現，不可能誘使隸屬全印職工大會的龐大工人階級認可國大黨政府的反動勞工政策。

巴達爾的全國職工大會的政治面貌怎樣？它禁止罷工，而依靠武斷的仲裁爲解決紛爭的唯一方法。它攻擊全印職工大會的罷工是反社會的，藉此把人民正在忍受的物資缺乏的責任轉嫁於全印職工大會，這樣來轉變人民對那些真正該負責的貪得無厭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注意。總之，全國職工大會要分裂工人階級，把它變成資產階級的工具和尾巴。

宗教自治的階層目的亦在威脅分裂工人階級運動。英國爲了防止人民團結起來反對自己而種下、強化、煽動的印回爭端，現在又被印度資產階級用來防止工農團結反對他們。除了國大黨工會外，又成立了同盟工會和『賤民階級』的階層聯盟。雖然在一九四六年的大罷工中印、回及『賤民階級』的團結佔優勢，但不等於說分裂危險已經過去。

罷工鬥爭使工人得到些什麼？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永久性的工廠及土邦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及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制。政府被迫批准鐵路、郵電員工的生活費津貼及假日照付工資。批准某些工業的工資提高到若干程度。數千教員增薪百分之廿到廿。市府的被踐踏的『賤民階級』工人工資提高了，得到其他的利益，他們日益堅信自己的力量和職工組織。導

艦、船塢、煤礦、紡織、鋼鐵工人或提高工資，或獲得相當於工資百分之五——十五的生活津貼費。最後，這也許是一九四六——四七年經濟鬥爭的最有價值的結果。印度工人已培養出互相信賴的精神，並表現出他們的統一和階級團結。

☆

☆

☆

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下，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分爲兩自治領。不管劃分可能有什麼政治後果，印度當前急務仍是發展在英帝國主義統治期中凋殘了的農業，供給人民以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但世界其他部分的現代史教會我們，要完成符合人民利益的重建必須壓抑壟斷資本家的利益，重要工業及銀行必須國有並受民主的管制，必須廢止地主制度。

雖然國大黨的綱領中提到這些要求，而絕大多數的人民要求實現它，但國大黨領導機關最近的傾向重於投資利益而非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如果民主的人民大眾不能糾正此一傾向，則我們的人民在新政權下將受更大的痛苦。

因此印度職工運動確定了本身當前的任務：

致力廢除英商在任何口實下之殘餘控制。

在兩自治領內（印度、巴基斯坦）爭取民主憲法。

建立工、農和知識分子的人民陣線以防止印回內戰及兩國之戰爭。

爭取重要工業國有、廢除地主制度、提高生產和降低物價。

建立職工統一，爭取工人階級的基本要求——如最低生活工資，全部就業，修正工資與花紅的等級，老、病、失業保險、休息權利及贍養費，改進住所，自由和承認職工組織。

如這些任務能根本解決，將給工人及全體人民帶來繁榮，並使他們走上自由與進步的大道。

(黃炳鐸譯)

美國職工會及馬歇爾計劃

薩維里也夫

旨在保證美國主子們在西歐之統治的馬歇爾計劃，在美國人民中間日益引起更多的懷疑。現在已經明白了，該計劃並未像壟斷資本的報紙所聲稱的那樣獲得『全國的支持』。不管其主持者的願望及意圖如何，馬歇爾計劃終於成了美國國內尖銳的政治鬥爭的焦點。據許多報紙的意見，它將是未來的十一月總統大選的中心問題。

對華爾街冒險的外交政策之日益增長的反對，迫使馬歇爾計劃底製訂者改變了其在國內宣傳的方針。如果過去他們虛偽地說：該計劃底主要目的是援助飽受戰爭災難的歐洲，那末現在，就強調這樣的論點：即馬歇爾計劃，主要是拯救美國自己的計劃。

這是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面前想利用美國普通人民底恐懼心理的一種顯然企圖。馬歇爾計劃被描繪成免除危機的手段及恢復『繁榮』的良方。喧囂的宣傳到處傳佈着。不久以前華萊士指出，美國人民『被掩飾歐洲復興計劃真相的宣傳鼓噪嚇

昏了……」

當然，馬歇爾計劃底主持者非常需要吸收職工會加入這種宣傳。在國外，首先是在西歐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馬歇爾計劃是受着統一在工會中的美國工人之支持的，這對於他們是極端重要的。同時華爾街的老闆也追求着另一個目的。他們企圖以關於馬歇爾計劃的聳人聽聞的喧嚷將工會的注意力由增加工資的鬥爭中吸引開來，並由此削弱工人階級對資本向其生活水平及合法權利進攻的抵抗。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者們，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西歐都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格林、霍爾、杜賓斯基及勞聯的其他領袖，公開要求美國勞動人民的一切利益應該服從馬歇爾計劃的目的。

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的這種態度是用不着奇怪的。這與其過去的政策完全吻合。還在戰爭的年份中，勞聯的上層統治者就與美國極端反動的分子合作了。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物把馬歇爾計劃用作分裂國際職工運動的手段。格林甚至認為無需掩飾。其組織正放肆地資助各個國家的某些職工會及分裂集團，這些工會與集團準備利用馬歇爾計劃由內部分裂世界職工聯盟。美國勞工聯合會在這裏所追逐的，顯然只有一個目的：聯合那些由贊成馬歇爾計劃的人物所領導的職工會，組成新的美國勞聯擁有絕對統治權的國際職工會聯合組織。這還不只是回復到不光榮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的時代，而甚至是西歐職工會的公開服從美國壟斷資本的

代理人——例如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反動領袖們。

很可惜，美國職工會另一個組織中心——產業職工聯合會（他容納了美國職工運動中較進步的分子）的某些領導人也投身為馬歇爾計劃對美國的救死作用作宣傳了。

在去年十月間的產聯代表大會上，其主席莫萊曾支持了要求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不要用來奴役這些國家的決議。但在大會以後，莫萊聲明無條件地擁護馬歇爾計劃——正是以這種奴役為方針的計劃。

莫萊的這種態度受到了許多進步的職工會活動家的責難。莫萊及產聯的某些其他領袖，其中包括其財政書記詹姆士·格里等人藉以辯解其立場的託詞是：不僅必需『援助』歐洲，而且認為馬歇爾計劃可以把美國勞動人民由將要來到的危機及其所釀成的後果中拯救出來。莫萊號召美國的職工會必需支持該項計劃，『希望它可以保持我們固有的民主形式，我們的生活水平及安全』。據格里的意見，馬歇爾計劃是有利於美國工人的，因為它『規定以限定歐洲工業某些部門的產量作為美國幫助的條件』。格里甚至承認不久以前提給英國的，要求它縮小其造船計劃的那些條件，就是根據美國造船業工會及海員工會領導人的動議而擬定的。

換句話說，美國職工會底某些領導者認為保證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須以歐洲各國的失業的新災與飢荒為代價。

這種處理事物的態度，是談不上什麼道德的。顯然，美國某些職工運動領袖的心腸已經完全變成資本主義的狼心狗肺了。但更其重要的則是另一件事，即：這種盤算，事實證明：是建築在沙子上的。因為馬歇爾計劃只是有利於美國的壟斷資本家，國家保證他們的市場並增加國家預算而保證他們獲取高額的利潤。但它（馬歇爾計劃——譯者）不會給勞動人民以任何利益，而後者却將負擔由此而來的全部重擔及支出。

這一點，當各職工會僅只聲稱其打算要求增加工資時，就已完全明白了。

這種要求在戰後這一時期並不是第一次。近幾年來美國職工會不得不進行若干嚴酷的鬥爭，其領導力量就是產業職工聯合會。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初罷工的結果，產聯得以相當地阻止了工人實際工資的急劇下跌。但物價的不斷上漲以及通貨膨脹使這些得到的成果迅速化為烏有。

一九四八年二月開始的市場證券及物價的急劇下跌，並沒有改變這種情況。市場的混亂並沒有引致零售價格的下跌。而僅使經濟情況的不穩定更加尖銳了，引起了工人對於最近將來的更大憂慮。強烈的不安還產生于失業大軍的日益增長。這一點，美國的統計材料雖然無益的努力將其隱藏在『部分就業』的材料後面。但據最近的統計材料表明，由十二月中至一月中旬一個月間，失業人數增加了幾近九十萬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產業職工聯合會決定向企業主要求增加工資。美國勞工聯合會根據自己一貫與企業主合作妥協的政策，開始時拒絕這種要求。但至一月末，在普通會員的壓力之下，像『紐約先鋒論壇報』強調指出的一樣，它不得不宣佈，春季，在改訂合同時，將提出增加工資的問題。堅持增加工資的還有美國的第三個大職工會中心鐵路員工聯盟。

雖然這些經濟要求大部分是在許多主要的工業部門將改定合同的春季始提出來，大企業主在今年初就明白地宣示，他們不打算對工人作任何讓步。他們又提出了老一套的虛偽的辭句作為辯解，說提高工資就會自動加強通貨的膨脹。

在上述的產聯的決議之後不多天，通用汽車康采命經理部的代表威里遜聲稱，『在現在條件下，工人沒有提高工資』及『改善生活待遇』的理由。根據其相當公開的聲明，工人不應該期待『政府的巨大開支及實現為援助其他國家計劃的開支落於別人的肩上』。

這些話只能有一個意思：即大資本經過其有權威的代表之一的口，宣佈其堅決將實現美國壟斷資本擴張政策的全部費用轉嫁於勞動人民的肩上。

實業家集團的機關刊物『商業雜誌』宣稱：任何提高工資的措施不同時伴之以延長工作時間及增加勞動強度是不可能的。全國工業家協會的主席謝也爾以威嚇的聲調反對對工人『軟弱』。

吞去了國家預算的一半以上的帝國主義的擴張計劃及軍備競賽，其財政來源是靠着勞動人民的掠奪。而壟斷資本的利潤，則不斷上升。一九四七年，利潤在納稅以後，達一百七十萬萬元，這大大超過了戰時的利潤，爲一九二九年（戰前『繁榮』達到最高點的一年）的差不多兩倍。

美國職工運動的進步人士日益明白，馬歇爾計劃不僅爲了奴役歐洲人民，而且不可避免地將使美國人民生活水平愈趨下降。

現在已開始對各職工會實施壓力，迫使他們放棄其增資要求。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事實上已放棄了爭取這些要求實現的鬥爭了。某些跡象表明，產業職工聯合會的一部分活動家也走到這條道路上來了。加入產聯的某些工會的領袖表示出了與企業主進行秘密談判的意向，爲了馬歇爾計劃的實現，他們拒絕罷工。二月末，紡織工人聯合會領導人之一巴爾且澤在這種精神之下，發表了意見。

『工人應該犧牲，如果這對完成馬歇爾計劃是需要的話。』——他講道。

巴爾且澤所說的犧牲就是放棄爭取提高工資的鬥爭，放棄支持工人經濟要求的罷工。

但是，職工會領導人物的這種立場得不到工人羣衆的支持。接近財政及工業集團的雜誌，『商業週刊』，這個雜誌很注意職工會中的事件，它曾指出，外部的壓力只能夠使職工會內部的鬥爭尖銳化，且在一九四八年，工業中的尖銳的衝突將會

到來。支持產聯領導中右翼集團的『紐約郵報』，不久以前寫道：「職工會的領導者應該保證工資提高，不然的話，勢將爆發他們所無法控制的自發性的罷工。」『商業雜誌』則指出：「職工會的領導者及政府對巨大罷工浪潮的政治後果深抱隱憂。」

不能夠懷疑，壟斷資本準備利用工人的罷工運動施用陰謀毀滅由進步分子領導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進步職工會。這些職工會就是全國日益壯大的進步運動的羣衆基礎。他們認爲：日益增長的失業大軍，塔虎特——哈特萊法案，各職工會上層分子所實行的，使勞動者的利益服從於某些少數人的利益（馬歇爾計劃也只是對他們有利）的政策，都足以孤立進步的職工組織。

以破壞塔虎特——哈特萊法案的罪名控訴產業職工大會及鎮壓其斥責馬歇爾計劃的進步分子，爲的是要在此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杜魯門的內政外交政策的抗議運動高漲時期予職工會活動分子以恐嚇。

已開始的競選運動證明了工人羣衆並不支持馬歇爾計劃，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反對杜魯門政府外交政策的演說，得到了加入產聯的許多職工會的支持；如電氣工人工會、海港工人工會、食品工人工會、農業機器製造工人工會、通訊工人工會、機關職員工會、運輸工人工會、毛皮工人工會及皮革工人工會等。總起來說，他們包括了一百五十多萬人。許多包括幾十萬工人及職員的產聯巨大地方組織的代表大會，也反對杜魯門——馬歇爾的內政外交政策。甚至爲支持產聯右翼集團的分

子所領導的職工會的許多下層組織，甚至勞聯的許多地方組織（如在重要的工業中心組織芝加哥等地），在馬歇爾計劃的問題上，也不擁護自己的領導者。

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運動迫使產聯的領導者找尋妥協的決議。一月二十一日產聯執委會會議由馬歇爾計劃的擁護者所通過的決議就是例子。決議於完全贊同這個計劃之同時，却斥責軍人在政府中的影響之增長及抗議美國的軍國主義化。海港工人聯合會主席，產聯執委會委員H·布里洽指出了這個矛盾。他說：

『馬歇爾計劃是由軍人及華爾街統治下的政府所鼓勵的。』

美國職工會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自然會引起國際職工會與論界的注意，因為顯然，美國工人通過職工會可以給真正的幫助歐洲各國的恢復以巨大的貢獻。產業職工聯合會自己直接參加了製定全世界職工會聯盟的經濟綱領，這綱領於一九四五年秋季的巴黎職工大會上得到了批准，並為其執行委員會及大會的決定所補充。散佈無根據的對馬歇爾計劃的幻想，只能够阻礙這一完全符合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明確的經濟綱領之實現。

(M·K譯)

拉丁美洲的和平陣線

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主席 托列達諾

三月二十二——二十八日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第三屆代表大會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集的。

大會召集前數月，智利、巴西、古巴及墨西哥的職工會中心即已成為受外國帝國主義指揮的破壞攻擊的目標。

在智利，亟欲為北美壟斷者服務的 G·維地拉政府即致力於破壞智利勞工聯盟。它的目的是分裂勞工為爭取其基本利益、爭取民主與民族獨立的鬥爭。由於以 B·伊巴尼茲為首的一羣偽社會主義者的幫助，維地拉政府曾對該聯盟給予一些沉重的打擊。

在巴西，反動的杜特拉政府已將全國勞工聯盟宣佈為非法，妄圖用警察控制的黃色職工會聯盟代替這一真正的工人階級的組織。

最優秀的擁有五十萬會員的古巴勞工聯盟已爲在經濟上與政治上受G·S·馬丁政府支持的一羣罷工破壞者所分裂。

一羣墨西哥勞工聯盟的領袖曾發動了一個挑撥運動，強迫勞動人民參加現握墨西哥政權的立憲革命黨。結果，一度包括大多數墨西哥無產階級的該聯盟事實上已經解體。

帝國主義者對工人階級運動的陰謀不僅局限這四個國家。藉着種種口實，反動勢力攻擊了拉丁美洲各個地方參加勞工總聯盟的成員。這種進攻從一開始即受着美國勞聯的一幫領袖所鼓勵，誰都知道這幫人是北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這幫人在他們公開的刊物上不知羞恥地宣佈，爲了保證美國若與另一大國一旦發生戰爭時，華盛頓能夠完全控制南北美洲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必須摧毀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

美國勞聯的領袖們公開收買那些準備參加他們的醜劇的拉丁美洲職工會的人員們，這個醜劇是一方面鼓吹拉丁美洲勞工運動的獨立，一方面同時無恥地使這一運動從屬於美國勞聯和華爾街的主子們的願望之下。這種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陰謀以在一月中舉行的所謂利馬勞工會議爲其頂點。正如所僅能期待的，『會議』在全然可鄙的失敗聲中結束了，並標誌出它對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的全盤攻勢的失敗。

出席利馬會議的僅是那些澈底出賣工人階級的叛徒與在拉丁美洲各職工會中名譽掃地的人。它的失敗是很明顯的，即便那些懷了宗派目的企圖誇大其意義的人都

不能掩飾這一事實。雖然有美國勞聯領袖們的無限努力與金元，和某些反民主的拉丁美洲政府與美國某些政界人士的公開支持，但整個的陰謀完全失敗了。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總工會的本屆代表大會則是大陸民主運動發展中的重要界石，而且是為聯合拉丁美洲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服務的。

出席大會的有包括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墨西哥——新組織的聯合主要職工會與各大農民團體的聯盟、古巴、波多黎各、危地馬拉、巴拿馬、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哥倫比亞、秘魯、智利、烏拉圭與巴西各職工組織的真正代表。尼加拉瓜的勞工聯盟未能參加，因為它正遭受着嚴重的迫害，並且它的領袖們正在獄中。交通的困難阻礙玻利維亞勞工聯盟代表們的與會，但是該聯盟曾給大會拍發了賀電和玻利維亞勞工情況的詳細報告。

因此，這個大會代表了拉丁美洲各國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

除了這些國家的代表團之外，出席大會的有美國產聯、石油工人工會，以及國際碼頭工人和倉庫工人聯合會的兄弟代表。代表世界職工聯盟出席的是總書記路易·賽揚。

大會也收到了蘇聯、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拉伐克、意大利與荷蘭各職工會中央的賀電。因此，這個大會是國際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一個表現，雖然有着民族、種族與宗教的差異，工人階級已維護了它的團結，並且正堅定地向着完成其崇

高的理想前進。

大會從其最初開會時起，即將其注意力集中於和平問題上。路易·賽揚向大會演說時，曾號召拉丁美洲的無產階級對戰爭煽動者及其挑釁活動作戰。

他宣稱：『我知道南美有龐大的天然財富。我可以提醒這個大陸的工人們，其中有一件珍貴財富即是南美人民的愛和平的精神。』

『侵略是不合於你們人民的。代表拉丁美洲勞動人民說話的勞工總聯盟第三屆大會應該向其他各大陸的男女們致送和平電文。』

『藉着人民的願望，世界範圍的和平陣線必須實現，必須成長和發展；而且，當它成爲一個代表人民願望的有力運動之時，它必定勝利。』

『讓我向你們保證，忠於國際勞工運動之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的世界職工聯盟，在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自由的陣線中，將站在其正義的崗位上。』

墨西哥總統 M·阿里曼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大會並收到了前總統 L·卡迪納斯的來信，他已七年不公開參預任何政治事務。

從一開會，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代表大會即是一個真正的和平大會。它的一切討論，一切決議都浸潤着一個偉大目標，即是：團結勞動人民，團結一切進步與愛好和平的力量，組成一個能以擊退好戰的帝國主義和挫敗其經常的挑撥行動的共同陣線。

大會從而向全世界表示了拉丁美洲不支持謀圖統治世界的壟斷資本的侵略計劃。幾乎與波哥大泛美會議同時舉行的我們的代表大會，是反抗這些計劃的有力因素，而在泛美會議上，美國帝國主義者們曾企圖強迫一切拉丁美洲國家馴服地承認他們的反和平計劃。

大會比以前更明確地正式提出來人民和拉丁美洲一切愛國人士的迫切要求。它要求給人民較好的生活條件，和弱小國家的經濟發展，以使它們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

勞工總聯盟主席向大會提出的報告包括着一個對拉丁美洲經濟生活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發生的變化的分析，和對目前經濟形勢與未來展望的分析。這個報告，根據官方的數字，關於此次大戰對拉丁美洲的結局得出下面的結論：

- 一、大陸的人口增加了。
- 二、在經濟方面活動的人口大大增加了。
- 三、一部分在經濟方面活動的人口已轉移到工業中心。
- 四、工業在幾個國家內增長了。
- 五、工業產品增加了；但現在正開始下降，而且這種下降，因為美國擴展它的市場及掠奪新市場，將繼續下去。
- 六、對外貿易增加了；但出口主要仍限於織物和農業原料。

七、拉丁美洲各國現在比以前更加依賴美國。

八、拉丁美洲各國之間的商務於戰爭期間已增加；但在目前，衰落已經開始。這種衰落將繼續下去，因為我們的國家已再度成爲北美的供給泉源所致。

九、當戰爭期間，以我們各民族很大犧牲而累積起來的金元與黃金資財，對我們各國一無所得，因爲是用貨品支付的，而這些貨品對我們的貧苦人民是毫無用處的。

十、生活標準是低於戰前。必需品的價格正在上漲，而實際工資却低落了。

十一、某些拉丁美洲國家所締結的貿易協定只是在經濟自衛上的孤立企圖，因爲這些國家沒有發展他們資源的合理計劃。

這個報告強調了「最近幾年使得拉丁美洲各民族面對着尖銳的通貨膨脹」這一事實，它降低了生活標準和更進一步惡化了羣衆多年來的貧困。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需品價格的指數（一九三七年爲一〇〇）是：阿根廷，一三八；委內瑞拉，一四九；烏拉圭，一五四；洪都拉斯，一六九；哥斯達黎加，一七九；哥倫比亞，一九四；秘魯，一九七；古巴，二〇七；巴西，二一七；巴拉圭，二四一；智利，二七六；墨西哥，三〇六；玻利維亞，五二四。工資指數遠遠落在這些數字的後面那就不用再說了。

在這個飢餓與荒廢的背景中，我們現在看見了衆所週知的克萊頓計劃的新感。

脅，此一計劃曾被美國稱爲與拉丁美洲「和諧」一致的「經濟合作計劃」。分析到最近哈瓦那的國際貿易與就業會議時，勞工總聯盟主席的報告有力地指出，北美壟斷者們的這一計劃不多不少正是使得拉丁美洲各國和人民的利益永遠從屬於美國資本的利潤的最堅決與威脅的企圖，以便永久保持這些弱國成爲原料的泉源和製成品的購買者的地位。在這一體系之下，美國以最低的價錢購得它們的原料，而以最高的價錢賣給它們製成品。

該報宣稱：據我們所知，將當前這種窮兇極惡的計劃，違反拉丁美洲各國的意志而強加於它們頭上的企圖，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根據這一計劃，拉丁美洲各國將無從制訂一切及任何保護其初生工業的措施，這一計劃承諾了美國在它們市場上的完全自由，對美國資本的侵入則毫不抵擋，它毫無報酬（即使最輕微的保證也好）地要求每一特權。結論是很明白的：

『現在提給我們的克萊頓計劃即代表着經濟法西斯主義的建立。』

於聽取各個代表團的報告之後，大會一致得出結論，即反動與帝國主義的力量，正圖謀在經濟、政治及軍事上控制所有的拉丁美洲民族。這些國家很久以來即是北美帝國主義者的欺詐與陰謀的得意戰場。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它更加努力來奴役這些國家。

在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它的勞動人民，它的整個人民不反抗對民主的攻

舉的。對勞工運動的進攻都是最頑強的和最野蠻的。在智利、巴西、古巴與哥倫比亞，團結着大多數工人的組織正被與外國帝國主義密切合作的反人民政府所迫害。這些政府正藉助於秘密特務的援助，後者已慢慢鑽入勞工運動。恐怖統治着一切。成千的勞動人民，以及成百的工人領袖，正被追捕和監禁。許多人已成爲謀害進攻的對象。因此，古巴工人最傑出的領袖之一 J·曼恩蒂茲最近曾被警察所暗殺。

討論了這一形勢後，拉丁美洲勞工總聯盟第三屆代表大會更加强了勞動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決心，以保持一切國家的民主組織和保衛這些組織防止由外國帝國主義集團所發動與指揮的進攻。

因爲美國勞聯曾圖收買勞工總聯盟隊伍中的某些叛徒，大會通過了計劃，清除總聯盟中的內奸與分裂者。

以其十年活動經驗所領導的勞工總聯盟通過了許多決議，以在目前這個大陸上的勞工運動充滿了如許危險的形勢下，改善入盟的各工會組織與領導機構間的配合行動。所有的決議，一般的與特殊的，均被一致通過。這是符合總聯盟的傳統的，該盟自從一九三八年大會以來，它的決議不僅要大多數投票通過，而且是經所有出席的工會組織的絕對同意的。

於閉會前，大會選舉了新的執行委員會，並且通過了對勞動人民的呼籲，該呼

籲宣稱：

「帝國主義的力量，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力量，比以前變得更具有侵略性及威脅性。」

「它們正企圖，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將壟斷資本的無限統治、最難忍的經濟奴役及政治的專制制度強加於世界各地，強加於各個大陸上的、包括最弱小和最落後的各個國家的所有民族身上。廣大的勞動人民以不可動搖的決心與精力反對這一切，他們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爲其而戰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自由。他們計劃在每一國家樹立一具有社會正義與自由的政權，他們尋求着全世界的友愛與和平合作的勝利。」

在另一段上，該呼籲宣稱：

「我們人民的抵抗能力，在帝國主義的大資本企圖粉碎拉丁美洲爲爭取進步與自由的鬭爭的奢望面前，表現着非凡與不可征服的力量。沒有任何跡象指明帝國主義與反動力量能在拉丁美洲取得輕易的勝利。相反的，這裏像全世界一樣，每一件事情都將表明人民的力量，進步的力量，正義與和平的力量是如此的強大，而且能擊敗敵人的進攻和取得拉丁美洲進步的勝利。全拉丁美洲沒有一個國家沒表明出堅決的抵抗意志。」

這個電文在結語中，呼籲拉丁美洲的一切民主組織，在改善羣衆生活標準，保

證弱國經濟發展與一切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獨立，以及維護和平的偉大歷史圖
爭中國結起來。

一九四八年四月於墨西哥（沈丙杰譯）

蘇聯職工會關於馬歇爾計劃問題的宣言

報紙已經登載過的消息，爲了與蘇聯總工會交換關於馬歇爾計劃問題的意見，美國產業工會秘書、事務科長季里和國際科長瓦斯從美國到了莫斯科；在友好情況中討論了這個問題，討論結果蘇聯總工會交與美國產業工會下列宣言：

最近外國反動報紙和某些職工會領導者——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報紙及其職工會領導者，利用在世界職工聯盟執行機關中討論所謂馬歇爾計劃問題，發動了巨大的運動。反對國際工人階級統一的人們，利用這個問題來引起世界職工聯盟隊伍中的糾紛和損害其統一。他們首先力謀誹謗蘇聯職工會，他們曲解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立場，而誹謗說：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似乎企圖把世界職工聯盟變成聽從自己支配的工具等；說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似乎企圖把世界職工聯盟變成聽從自己支配的工具等。爲了辯明真理和說明蘇聯職工會對馬歇爾計劃問題的立場，以及關於對世界職工聯盟的關係，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認爲必需發表本宣言。

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發表以下聲明，認爲這是虛偽的誹謗：說蘇聯職工

會中央委員會似乎在這邊和打算國際世界勞工聯盟和個別工會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問題。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在過去和現在以及將來始終保持這樣的意見：認為各國職工會組織應該有自由討論任何政治問題的全權和可能（其中包括馬歇爾計劃問題），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每一個職工會組織對這個計劃都有自由發表自己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及採取相當的決議之權。誰願意相信馬歇爾計劃的善良結果，就讓他們相信它吧！這是他們的權利。至於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那裏他不抱這些幻想。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認為：某些國家對其他國家經濟援助是很自然的現象，給予外國的貸款可以作為幫助改善這些國家經濟情況的手段。因此只有誹謗者才能够說蘇聯職工會在原則上反對某些國家給予其他國家任何經濟的援助。不用說，其中包括美國的援助。可是根據蘇聯職工會的意見，某些國家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援助不應該包含任何條件，使受援助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服從那些給予這種援助的國家。馬歇爾計劃絲毫不符合這種原則，它抱有完全不同的目的。馬歇爾計劃是對西歐各國主權和獨立的直接威脅，馬歇爾計劃企圖使西歐的經濟服從美國工業大王王利益，它實際上是把對西歐各國工業、對外貿易、財政和金融的監督權轉讓到美國獨佔資本家手中。美國統治集團提出西歐國家放棄他們獨立制訂本國生產計劃的主權，作為取得這種所謂援助的必需條件。以後制訂這些計劃必須得到美國行政機關的同意。從美國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就明顯看出馬歇爾計劃是打算使西歐的冷金

工業、機器製造工業、造船工業這樣重要的工業部門凍結起來。大家知道，這些工業部門在保證這些國家獨立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時美國對於必需設備的供應，蓄意減低到最低限度，英國和荷蘭的造船工業和法國的飛機和汽車製造工業，在美國財政大王壓制下，現時已經縮減了自己的生產計劃：成十萬工人因此失掉了工作，使失業隊伍增加起來，使飢餓隊伍增加起來。按馬歇爾計劃，西歐國家還應該喪失自己在對外貿易方面的主權。根據美國金融大王的要求，應該減低西歐的入口稅。可是美國入口稅仍然保持原來最高的水平。按馬歇爾計劃規定的向西歐的輸出，正是實行一種大量商品傾銷的計劃，將在美國市場上銷售不了的大部商品運到西歐去強迫出售。因此馬歇爾計劃實際上會走到消滅西歐各國的民主主權，因為它是這些國家的民族工業發展的極嚴重的障礙。馬歇爾計劃對西歐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能夠給予甚麼東西呢？使西歐經濟不能走向復興和發展的道路，而是走向衰落和適合於美國財政大王之要求的道路上。馬歇爾計劃不能不引起經濟危機的加緊；引起本來就很惡劣的勞動者生活條件繼續惡化；引起更多的痛苦和大批失業。馬歇爾計劃並沒有以經濟綱領為限。美國政府關於援歐的顧問委員會在其報告中稱：對於美國在歐洲的利益不能以經濟利益觀點來觀察，這種利益還具有軍事和政治的利益。現時全世界都知道，在馬歇爾計劃中所提出的當前任務，即是在美國領導下成立西方帝國軍事政治聯盟，反對東歐各國。在這個聯盟中美國準備運用強大軍事工業

潛力的德國西部魯爾省作爲進行自己政策的積棧。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在馬歇爾計劃中提出的中心問題，就是分裂德國，把它的西部變成美國管轄下的單獨國家。據馬歇爾計劃所支出的款項中，很大一部分將用在鞏固德國西部軍事基礎方面。根據馬歇爾計劃正在成立着的這個聯盟的特點，即是美國財政大王和德國魯爾工業巨頭狼狽爲奸，與最近十年來使世界遭受兩次戰爭的德國工業大王狼狽爲奸。按照馬歇爾計劃，西歐諸國如像希臘、土耳其一樣，應該準備將自己的戰略根據地和軍事設備，都交給美國支配。在那裏可以看出這個政策想達到的目的，即是把西歐變成爲美國戰爭挑撥者的大本營。侵犯西歐諸國民主主權與獨立的馬歇爾計劃，強迫他們接受所謂美國的思想形態，其性質就是力謀強迫西歐各國人民服從他們的領導，服從他們的統治。美國反動分子想用此種手腕去奪取西歐各國人民的生活和保存自己思想形態的權利，所以歐洲諸國許多總工會領導人堅決反對馬歇爾計劃；這是不足奇怪的。馬歇爾計劃反動的帶侵略性的內容，是以反共產主義煙幕遮蓋着的。美國擴張勢力的野心家們模仿着德國法西斯反動分子的瘋狂政治手腕（反共產主義假面具）來掩蓋其摧殘歐洲諸國民主、自由與獨立的政策——反對民主、和平與獨立的政策。我們對馬歇爾計劃的觀點就是如此。至於講到在全世界職工聯盟中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問題，蘇聯職工會所抱的意見，認爲在馬歇爾計劃中包括着美國和歐洲各國彼此間的政治問題——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政治關係，並且其中尚包括這樣的政治

問題。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各國和各國總工會應該有完全的自由，因為他們都是獨立的，有主權的。但是因為有人堅決要求在世界職工聯盟執行機關中討論這個問題，而蘇聯職工會應該尊重職工聯盟中其他團體的意見；所以蘇聯職工會聲言同意最近時期在職工聯盟執行機關中討論美國產業工會和英國工業總工會所提出的關於馬歇爾計劃的問題。根據上述理由可以明顯看到馬歇爾計劃無論怎樣都不能成爲分裂世界職工運動的原因，因爲每一個國家的職工會應該有完全的自由，來確定自己對這個計劃的態度。蘇聯職工會認爲工人階級在全世界職工聯盟中的國際統一，是以職工自願和自由合作爲基礎的，而職工會是非黨的團體，其目標是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水準。因此蘇聯職工會認爲不能夠把職工會的這個非政治團體變成玩弄政治把戲的和政治詭計的舞台，不能禁止職工會在英國投票選舉工黨和共產黨人，在美國選舉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在法國和意大利選舉天主教黨和共產黨人，不然就有破壞職工運動之統一的危險。同樣不能夠禁止各國職工會贊成或反對馬歇爾計劃，不然就有破壞國際職工運動之統一的危險。對這一類的問題每一個國家的職工會都能够自由發表自己意見，和自由採取相當的決議。根據上述一切，我們認爲英國職工總會的立場——越過世界職工聯盟召集國際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馬歇爾計劃的這種立場，是沒有根據的。蘇聯職工會認爲這種單方面的行動，對世界職工聯盟是有毒的，並且毫無意義會被工人階級的敵人利用的。至於談到對於討論馬歇爾計劃問題，那蘇聯

聯職工會認為最民主的方法，就是在世界職工聯盟中進行交換各國職工會關於馬歇爾計劃的意見，在那裏世界各國職工會都能最完滿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且很明顯的，蘇聯職工會同意在任何時候召集執行委員會的會議。蘇聯職工會的觀點就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二十八日廣播）

馬歇爾計劃與工人階級

新時代社論

利申馬歇爾計劃作爲一種口實，以分裂世界職工聯盟的意圖已爲蘇聯各職工會
在他們最近的宣言中所揭露。它們說明了這一要點，即世界職工會的團結與每一國
家的職工組織有其自己對馬歇爾計劃的見解的權利是完全相容的。該宣言亦闡述了
對馬歇爾計劃本身的意見。這一意見的正確性已爲隨後的發展所證實。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馬歇爾計劃的招牌下所企圖實行的措施包括：第一、經濟方
面：第二、歐洲國家的內政；第三、國際關係，並且對戰爭及和平的基本問題有着
直接的關係。

馬歇爾計劃在其經濟方面，是大戰期間首先於美國提出的『失業出口』計劃迄
今所作的最惡毒的轉變。其意圖是把威脅着美國經濟的災禍推給其他國家。華爾街
的壟斷者們希望以出售給歐洲國家製成品，而不出售對它們經濟復原所必要的貨物
(織器與基本原料)來達到這一點。製成品的進口可望息若干西歐國家最重要的工
業，並使得它們的工人階級陷於長久的失業命運。

這裏有幾個例子。英國是急切需要開採機器的。但是馬歇爾計劃一面規定這英國價值一億二千三百萬鎊的煙草，一面却僅擬交付約值二百萬鎊的開採機器。瑞典得不到它最急需的鐵礦與煤炭，但該計劃却規定運交該國美國香煙，以及電器設備，而瑞典工業在製造電氣設備上一貫是著名的。比利時正被迫自美國購買製成的紡織品，其結果是根特（布魯塞爾西北一城市——譯者）的各紡織工廠已經每週僅工作四天。在比利時工業界中所懼怕的是該國八百萬人民在最近的將來即有一百萬的失業大軍。

在美國壟斷資本的壓力下，英國工黨政府削減了主要投資。然而擴大主要建設的諾言在一九四五年曾是工黨選舉綱領的主要條文之一。當時爲了使選民信服，工黨領袖對確定藉擴大投資來保證英國的『充分就業』，曾費了多少筆墨！

而且，美國的商人們在誘導英國激減其造船計劃方面已獲成功。現在他們正堅持主張英國放棄它的帝國優惠制，換言之，就是給美國資本打開英國市場，這必然對英國經濟造成無可挽回的破壞。甚至保守的『每日快報』最近都說：『爲了英國的生存，必須拒絕金元的援助』，該報力謂：若馬歇爾計劃完全實現，『則大英帝國的末日即將到來』。

據我們所知，西部德國在美帝國主義的計劃中佔了一個特殊地位。但是對德國，也不是想給予真正的經濟援助和幫助建設一個健全的與和平的經濟。美國佔領

當局正封閉那些生產在世界市場上可能與美國產品競爭的和平貨品的工廠。同時，合併區正輸出工業原料——煤炭、木材、鉀與廢鐵，而不是在正常情況下應該輸出的製成品。最近，雙方管制局的英國主席麥克雷迪將軍稱，西德的大部出口過去是而將來繼續還是原料。這不是對德國人民和德國技術的一種欺凌與侮辱嗎？另一方面，合併區當局所贊助的恢復德國戰爭工業的方針必然會使其變為大西洋彼岸的奪取世界霸權的野心家們的兵工廠。

上面的事實已不言自明。它們顯示出：對歐洲國家來說，馬歇爾計劃的意義是經濟上的不斷解體，經濟危機的加重，工人生活標準的降低，和日益加多的困難與大批失業。

但是，並不止此。馬歇爾計劃將導向美帝國主義者對其他國家內政的全面干涉，導向對自由的壓制與美國反勞工運動手段的輸入。歐洲各國政府將降低到美國壟斷者的馴服傀儡的地位。西歐國家的反動統治者們正願意與華爾街擔任這個角色。他們對其自己人民的恐懼正驅使他們出賣國家的主權與獨立。

在不幸的希臘事件中，它的前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那裏的人民正被迫冒險很大的艱難與犧牲，來反對靠着英美軍事援助而騎在人民頭上的保皇黨法西斯黨。這一切以保衛他們的生命。現在全世界正目睹着華盛頓無禮地干涉意大利的內政，美帝國主義者正企圖脅迫與威嚇意大利人民接受他們的傀儡。華爾街甚至在英國部

是主人，按着它的命令，工黨領袖們已開始了對一切進步分子的醜惡的逼攻。

馬歇爾計劃將意味着把西歐羣衆變爲美國資本的愚蠢奴隸。

這還不算，馬歇爾計劃將直接把歐洲拖入新的戰爭冒險裏去。在美國的保護之下，針對着蘇聯與人民的民主國家而建立的西歐國家的侵略軍事集團形成了這一計劃的主要部分。

慣於讓別人爲他們從火中取栗的美帝國主義者，正努力徵集爲了確保華爾街巨額的龐大利潤，而願意毫不遲疑地發動新的大屠殺的傭兵。美帝國主義者的歐洲幫兇——西方集團的贊助者們，準備犧牲他們國家的人民當美國歐洛克（古代腓尼基人所崇拜的火神，以人身爲祭品——譯者）祭壇上的祭品。這種輕率的政策對最近剛才受過第二次大戰的嚴重考驗與苦難的工人階級充滿了深重的危險。

明乎此，則九個歐洲國家自一開始即拒絕與馬歇爾計劃發生任何關係一事就勿需驚異了。這些國家的政府了解到在所謂美國幫助中充滿着的對其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的嚴重威脅。這些國家的爲戰爭破壞的經濟正順利地恢復着，而且工人的生活標準正不斷提高。人民的民主國家給全世界做了一個榜樣，證明如何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及隨之而來的奴役而能獲得經濟復興與進步。

雖然帝國主義者力圖竊取人民的戒備並粉碎他們的抵抗，但是對華爾街這種奸狡陰謀的反抗正急劇增長。勞動羣衆不能聽任他們自己的國家被出賣給美帝國主義。

著，並擠斥旨在奴役他們的美國計劃。馬歇爾計劃已被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工組織斥為對人民的利益是有害的。這不僅是那些拒絕與這一計劃發生關係的國家的職工會所採取的立場，而且也是法國與意大利總工會所採取的立場。這兩個大工會都拒派代表出席最近的馬歇爾計劃國家的倫敦職工會會議，並且宣佈了他們反對這一為奴役的寡頭政客們所全心全意支持的計劃。

現在日益變得更為明白的是：馬歇爾計劃僅能在反動的偽社會主義者中間找到支持，他們習慣於傾聽的，不是勞動羣衆的呼聲，而是其帝國主義主子們的訓誡。所以，在倫敦職工會會議上建立的「諮詢委員會」與真正的歐洲經濟復原就毫無共同之處。它只不過是職工會分裂者的另一陰謀而已。

馬歇爾計劃的鼓吹者提出來的另一論點是：它將幫助避免迫近的美國經濟危機。不論是美國勞聯裏的壟斷資本代理人這樣說，產聯的領袖們也持同樣論調。這是一種企圖在美國公眾眼前為目前華盛頓的冒險政策辯解的論點。

但是，美國人民，首先是工人，在經驗的教訓下，已懂得馬歇爾計劃即是給予他們新的貧困。他們看到日益加深的通貨膨脹過程，不斷的物價高漲，日增的稅收負擔，失業的增長與工人階級生活標準的着着惡化。非難馬歇爾計劃的美國人正日益增多。

與此動機邪惡的計謀相反，進步的美國人正推動華萊士所推薦的計劃，該計劃

規定供給歐洲而不侵害各國獨立與主權的信貸貸款。這樣的信貸款將受到所有的歐洲人民的衷心歡迎。特別會受到工人階級的歡迎，他們從未反對過按着平等條件所給予的幫助。因為唯有這樣的互相幫助才能以推進民族間的友好關係與增進持久的和平。

(沈丙杰譯)

103
社會黨右翼——美帝的忠實代理人

維諾庫羅夫

馬歇爾計劃及杜魯門主義的反動性，正在被美英兩國不斷增長着的進步力量所揭發。

例如，華萊氏曾指出：『馬歇爾計劃乃是追隨美國獨佔資本之目的；它對歐洲的經濟復興毫無貢獻可言，並將使西歐工業停滯於低的水平。』華萊氏說：『馬歇爾計劃將危及東西歐之間的貿易，——這點對於歐洲各國的繁榮是休戚相關的——並將使歐洲人民受美國獨佔資本家之經濟的與政治的奴役。』

在英國也可以聽到許多響亮的呼聲。工黨議員齊里亞庫斯及英國君子報紙（非共產黨報）三番兩次地警告英國人民，接受由馬歇爾計劃所施予的美國援助會造成悲慘後果。英『每日快報』於最近指出：假如英國還想活下去，那末就必須拒絕美援。尚未失掉愛國主義與一般知覺的人民，所提出的這些警告已為杜魯門於三月十

九日政國會的謬文很清楚地證實了。

但是，在歐洲有一些充任工人階級領導者及「社會民主主義」戰士的人們，他們繼續不斷的服勞於美帝國主義陣營之攫取世界霸權的要求。社會黨右翼的倫敦會議便是清楚的證明。該會議的宣言即是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及其他社會黨之右翼領袖們無比叛逆的證明，他們簽署了這個宣言，使自己充做美帝國主義及世界反動派的奴僕。參加倫敦會議者公開出來偏袒馬歇爾計劃。他們不僅通過了組織西歐五國軍事同盟，並且還力圖將它擴及其他國家。

倫敦會議在反黨及反進步民主國家的兇惡誹謗運動中所通過的決議，其目的在於破壞那些已經完成的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並阻止某些國家正在力求團結的勞動人民。社會黨右翼的倫敦會議，歡迎舒馬赫及社會民主黨的威廉，而他們正是出賣了捷克人民利益，亡命國外的。同時，會議却向真正的民主黨人與社會黨人實行關門，因為他們害怕會議的講台會被用來揭發其組織者。

在倫敦會議進行的過程中，它一步步地更加明顯表示出，西歐社會黨右翼的領袖們已變成工人階級統一及一切進步民主力量的最險惡的敵人，波蘭、匈牙利、捷克及保加利亞的社會黨，他們與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均斷絕了關係。

捷克社會民主黨領導機關所發表之關於退出倫敦會議的公報聲稱，西歐大多數社會黨的政策已使這些政黨對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世界反動勢力妥協。這些政黨

總領袖們正力迫工人階級去爲體現華爾街之帝國主義擴張的馬歇爾計劃服務。『這是不足奇怪的』，公報稱：『他們逐漸把進步的人民民主的政黨，由國際社會黨會議中排擠出去，把舒馬赫的黨請進來，而後者不論在德國國內或國外，其活動都一如德國新納粹主義及反蘇傾向的走卒。』由於捷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不能在倫敦會議上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該黨已決定與國際社會黨會議委員會中央局斷絕關係，因爲再要在這個委員會中停留下去，如公報所指出的，就將累及他們也要對欺騙與出賣歐洲勞動人民負責。

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總書記已向該黨提議與倫敦國際社會黨會議斷絕關係，由於右翼領導者之政策的結果，歐洲大部分社會黨已變爲工人階級中馬歇爾計劃的代理人。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政治局一致通過了這個提議。在其致倫敦委員會的電文中聲稱：『匈牙利社會民主黨領導機關不願任何事情符合這樣的政策，即把工人階級的利益從屬於帝國主義的、準備新戰爭的、力圖化歐洲爲殖民地及反民主行動的利益。』

波蘭社會黨在其退出倫敦委員會的宣言中說道：『右翼社會黨人所奉行的反勞工政策使西歐大多數社會黨支持馬歇爾計劃，以及使這些黨積極參加了西歐五國軍事同盟的組織。這樣一來，右翼社會黨人就助長了歐洲的政治分化，並使西歐的政治經濟從屬於美帝國主義，其結果是西歐大多數社會黨的領導機關都成爲美帝國主義

打倒歐洲進步勢力的同盟。西歐大多數社會黨領導機關現行政策之目的，在於加深勞工運動的分裂，破壞與一切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原則及努力於勞工運動聯合的社會黨的合作。因此，波蘭社會黨遂決定退出國際社會黨會議的倫敦委員會，並號召各國社會黨人起來參加為工人階級的統一，為社會主義及和平而戰鬥的隊伍。

至於說到意大利社會黨，它憤慨地走出倫敦會議，以抗議其組織者的策略與政策。這一切事件給了右翼社會黨人以嚴重打擊，並成為倫敦會議失敗的證明，而留在會議上的只有所謂的『第三方面』的代表了。波蘭『人民之聲』（波工人黨報紙）評論這些發展情形稱：『各人民民主國家面前，有着比在命運乖舛的倫敦會議所放縱的無呀閒談更重要的任務。』按照去年條約範圍而進行兩國間合作的波捷經濟談判，不僅對於波捷兩國的經濟發展，而且對於整個歐洲的恢復都是一個重大貢獻。因此，『曼徹斯特衛報』關於波蘭以及其他中歐國家經濟進步的怨恨是無足為奇的。該報又說：『我們既沒有追求戰爭的歇斯帝里，也不把幾千萬人用作軍隊；我們既不製造毒氣去反對自己人民，也不製造藉詞去威脅其他國家。我們正在勤苦地工作，我們相信將來，我們將因此而變得強大。』

波蘭及東南歐其他國家的所有民主報紙，均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這些意見亦得到西方的響亮呼聲，及一切關心其國家命運的忠實人民之呼聲的反響。

右翼社會黨人更變本加厲地出賣工人階級及全民族的利益，民主國家的工人階

級政黨則更緊密地團結着，同時，西方一切進步力量反帝國主義及世界反動派的運動也變得更加廣泛。

(徐鈞聲)

爲爭取工人階級統一而鬪爭

包諾馬列夫

對於全世界人民自覺意識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光並沒有白過。戰後，在世界各國內掀起了廣泛的反帝運動浪潮。西歐、亞洲、非洲、美洲的千百萬人民，再也不願作壟斷資本奴役的對象，和壟斷資本家手中的玩具了。在帝國主義力量對勞動者按照自己意志建設自己生活採取直接干涉而失敗了的地方，人民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建立起許多人民民主的國家。

戰後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的高漲，表現在職工會的巨大增長，世界各國共產黨員數量的劇增，許多統一的無產階級組織與民主組織之產生，全世界職工會聯盟的建立（而且目前在其領導中起決定作用的都是一些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人），以及在民選機關——國會與各地市政機關中無產階級與勞動者代表人數在世界各地的大量增加。

壟斷資本的代表們把這種羣衆運動視爲對自己統治的威脅，因而便急忙地起用自己忠實的幫手——右翼社會民主黨人。這些工人階級的叛徒，他們甘願擔負可恥

的任務，分裂勞動人民的隊伍，破壞工人階級在某些職工會中既已達到的統一，與在其他組織中正在建立着的統一，破壞日益增長的羣衆運動。但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壟斷集團却已開始恢復自己的政黨——主要是天主教黨。

目前，反動勢力與高漲的工人運動之間，正在進行着日益劇烈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工人階級與一切民主團體正在堅決地保衛和平民主事業，保衛自己國家的獨立主權。

現在，當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大衆所遭受的經濟困難正在日益增長，反動派正在收集自己的力量，而民主陣營也正需要用一切方法團結自己力量的時候，右翼社會黨人却正頑強地進行破壞活動。

近來，美國的壟斷集團對西歐各國工人組織與政黨的內部生活正進行野蠻的干涉，企圖把那些工人組織與政黨變成推行美國壟斷集團政策的先導，並將其走狗提昇到那些工人組織與政黨的領導地位。

美國勞聯的叛賣成性的代表們，派遣了負有特殊使命的伊爾文·布拉翁赴西歐，公開進行活動，分裂法意二國職工會，使之從屬於美國走狗。將以宣傳『工業界和平』而聞名的美國刺靈頓·霍爾汀派赴希臘。

右翼社會黨人把鞏固歐洲資本主義及保持自己地位的希望與美國壟斷資本家對歐洲事物的直接干涉聯系起來。右翼社會黨人正以遮掩不住的歡樂心情迎接『馬歇

爾計劃』，並給予它以充分的支持。

爲了維護『馬歇爾計劃』，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不僅將自己的國家交給太平洋彼岸的壟斷資本家們作統一管理，而且在已燃遍西歐各國的壟斷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頑強鬥爭中，保衛着大資本家的利益。這一鬥爭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誰應當償付戰爭的損失，和擔負戰後經濟復興的重擔？是煽動起戰爭，並在戰爭中賺了大錢的資本家，還是在戰爭中作了無數犧牲的勞動者？

爲了實現『馬歇爾計劃』，右翼社會黨人正號召歐洲人民如同放棄陳舊過時的觀念一樣，放棄自己的國家主權。爲了消滅工人階級對實行『馬歇爾計劃』的積極反對，右翼社會黨人正將自己的一切努力用於分裂與欺騙工人階級，奪取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權。例如去年，美帝國主義集團曾假右翼社會黨人拉瑪第之手，達到了其將共產黨團員逐出法國政府的目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當包括三百萬工人的罷工運動方興未艾之際，總工會中以石屋爲首的變節分子集團做了罷工破壞者，違背着總工會領導機關與罷工委員會的決議，號召工人停止罷工，並另外成立了以石屋爲首排斥總工會的『工人力量』職工會。

石屋的分裂活動，是受到法國政府與美國勞聯全權代表伊爾文·布拉翁的暗中指示與財政援助的。總工會的領導者揭露石屋說，在其『獨立』職工會成立後兩個月內，即自資產階級政府領了四十餘萬法郎。

美國勞聯公開地供給意大利分裂活動者薩拉蓋特補助金。一九四七年夏季，在薩拉蓋特留居美國期間曾給與他十五萬美元的「貸款」。意大利全國勞動總同盟（即全意總工會）領袖之一季沙第曾於報端聲稱，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從美國來了一位意大利籍的美國人，名叫安頓寧，曾三次向他建議，如果他同意幫助他破壞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的統一，當以巨額美元奉送於他。在不久前舉行的選舉中，薩拉蓋特集團與資產階級反動派一起反對意大利工人階級，由於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是跟着人民民主陣線走的。

意國大選前夕，英工黨代表莫爾幹·費里浦斯與黑利也來到了意大利，爲着使選舉結果有利於基督教民主黨人與薩拉蓋特，他們曾使用了一切的力量。

右翼社會黨人在「第三種力量」，「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掩蓋下，正竭力麻痺人民大眾，企圖鬆散其反對祖國被奴役，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鬥爭。爲了實現戰爭煽動者的陰險目的，右翼社會黨人可以作任何冒險行爲，可以在國際舞台上進行各種瘋狂活動。他們連續舉行了幾次國際代表會議。在這些會議上甚至連工人運動問題根本不加討論。這些右翼社會黨魁們，爲了忠實執行適合於美國反動集團的路線，正致力於外交政治活動。

右翼社會黨人利用「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在世界職工聯盟中企圖製造危機失敗後，便在倫敦召開了與「馬歇爾計劃」有關的各國職工會代表會議。參加該會議

的，只有三個美國代表團——美國勞聯、產聯與鐵路員工聯合會，而法、意總工會與德境蘇戰區的自由德國職工聯合會均無代表參加。因此，拒絕參加分裂會議的各職工會，其所團結的勞動者，較派有代表出席倫敦會議的歐洲一切職工會的總和，還要多得多。該會議選出了經常性的諮詢委員會，作為另一國際職工會組織的胚胎，按照右翼社會黨人的計劃，這一個國際職工會組織是與世界職工聯盟對抗的組織。

一星期後，於三月十九日，社會黨國際代表會議委員會又在倫敦召開了社會黨代表會議。這一會議的鮮明特點，乃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意大利社會黨和其他西歐各國社會黨之間的分裂。是波蘭、捷克、匈牙利與意大利等國社會黨宣佈退出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央』。

經過兩天以後，各接受『馬歇爾計劃』諸國社會黨又在倫敦舉行代表會議。現在該會議業已閉幕。據倫敦報紙消息透露，該會議曾討論過西歐軍事同盟問題。四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又召開過一次社會黨代表會議，會上討論了建立『歐洲合衆國』問題。這樣，由帝國主義最兇惡的爪牙——邱吉爾所提出的口號，便成了『社會黨』的工作綱領。

各國共產黨人，曾以其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自我犧牲的鬥爭，獲得了廣大羣衆的信任，戰後，他們又向一切工人（其中包括參加社會民主黨及其他組織的工人）

伸出了團結之手，提出了統一工人階級力量的問題，以便以無產階級與國內民主運動的團結力量，把國家引導到新的道路上去。而右翼社會黨人則站在反動派方面，營救壟斷資本家，同時並進行兇惡的反蘇運動。

、如果有人提出關於右翼社會民主黨戰後三年工作總結問題的話，那末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將是對於這些工人階級叛徒的一片嚴厲的譴責。

由此可知，波蘭、匈牙利、捷克、及意大利的社會黨與右翼社會黨人堅決斷絕關係（羅馬尼亞社會黨人宣佈與右翼斷絕關係的時間還更早），並不是偶然的。

在這些右翼社會黨人執政，或者是右翼社會黨人與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執政的國家內，工人與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正日趨惡化。通貨膨脹不可遏止地增長，失業者不斷地增加。勞動者的命運就是飢餓。但與此同時，剝削者與投機者却獲得了空前的巨額利潤，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組織正在抬頭。

這就是右翼社會黨人所幹的無恥勾當。這些勾當較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清楚地，廣大人民羣衆面前揭穿了那些右翼社會黨人的面目。因此右翼社會黨上層分子便益發孤立了。關於這一點下面有許多事實足資證明。

從右翼社會黨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運動組織，已形成爲一支國際無產階級的強大隊伍。德境蘇佔區及法、意二國的千百萬職工會員應算

右翼社會民主黨最大支柱之一（法國社會黨）目前正處在日趨加深的分裂狀態。一九四八年一月初，工黨左翼分子齊里亞庫斯在其發表於『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上的文章中，對法國社會黨現狀曾有過下面的評論。他說：『在最近一次全民選舉中，法國社會黨只獲得了百分之十五的選票，與法國解放後第一次大選相較，它喪失了將近二分之一的選票及三分之一的黨員。在一九四七年一年內，有五萬黨員退黨。可以想見，一九四八年黨員數量還會減少。現在該黨領導機關又將那些在法國最近一次羣衆罷工中，反對過右翼領導者們所持立場的左翼代表開除出黨。失掉了左翼，法國社會黨完全脫離了工人階級。』

工黨在英國工會中進行反共產軍之失敗，證明在英國工人階級中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過程。英國工人堅決地拒絕了工黨主張將共產黨人自職工會領導機關中驅逐出去的號召。

在英國職工會中，共產黨人的陣地更加鞏固了。這是使英國資產階級陣營最感不安的。今年年初，『泰晤士』報在兩天的報紙上連續刊載了題名『英國職工會中的共產主義』的專論。對英國職工運動中共產黨人影響的增長，給予了極端嚴重的估計。承認在六大工會中——運輸工人、普通工人、礦工、鐵路員工等工會中，共產黨人有着顯著的影響，在倫敦職工會執行委員會中，共產黨人在二十二席中佔十六席。使千百萬有組織的職工會工人和許多職工會中心組織，擺脫右翼社會黨人的影

響，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因為數十年來，職工會常是右翼社會黨的優壘。

在遠東，各大職工會組織也正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進行鬥爭，使那些與外國帝國主義集團進行秘密談判的右翼分子陷於孤立。

斯大林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共產黨人在職工會中工作的一切意義。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五年說道：『工人運動中社會改良派的力量，不僅在於，而且甚至不僅僅由於他們有爲自己操縱的社會民主黨，而主要的是由於他們有工人職工會爲其依據。只要把他們這根支柱抽掉，那他們就不行了。』（見斯大林選集第七卷第二百零三頁）

現在這些支柱接二連三地從右翼社會黨人的腳下滑走了。

所有這一切事實證明，勞動者與右翼社會黨上層領導之間的鴻溝正日益擴大。自擊敗法西斯德國以來，已經過去三年了，這三年來的事實，已證明右翼社會黨人的活動對於工人階級，對於一切勞動者，對於和平與民主事業，對於各國民衆獨立之巨大危害與危險性。因此，目前工人階級與勞動大衆的先進代表應將保衛和平與民族獨立，保衛人民大衆生死攸關的利益與揭露右翼社會民主黨人之社會的與民族的叛賣行爲密切聯系起來。

右翼分裂者與帝國主義僕從的任何陰謀詭計不能停止廣大的羣衆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加深了資本主義總危機，使其陣營內部的一切矛盾益形尖銳，希臘人民的

英勇鬥爭，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輝煌成就，法、意二國工人反對壟斷資本家進攻的頑強鬥爭等許許多多事實，在在都證明了此點。

無論用什麼樣的謾罵咒詛，都不能停止這一使反動的社會民主黨人陷于孤立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發展得愈快，右翼社會黨上層領導便愈向反動派靠近。

現實生活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大眾對於右翼社會民主黨人的反蘇活動是不會饒恕的。而且這些偽社會黨人愈猛烈地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那末離開這些「社會黨人」，反對這些「社會黨人」，站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的勞動人民，為數也就會愈多。

共產黨人正獲得日益衆多的勞動人民的信任，因為他們不願反動派的兇惡迫害，始終堅定不移地領導人民為滿足勞動人民的迫切需要，為和平，為國家民族的獨立，為爭取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勝利而鬥爭。各國共產黨人正在團結並領導着本國的一切民主力量，正在各地領導勞動大眾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伊真譯)

世職——工人階級反對反動派的堡壘

拉薩列夫

今年三月初，十六國職工會不經過世職，在倫敦召開討論馬歇爾計劃會議，美國勞聯代表及分裂者石屋之流亦出席會議。在此次會議的前十天，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發表特別宣言，警告足以妨害世職的分裂主義者的行動，並宣佈準備在世職執行委員會內討論馬歇爾計劃。然而倫敦會議的發起者並未傾聽這個善意的警告。這些事實不能視作偶然。它們表露出，反動派企圖藉一切壓力來分裂或削弱世職。爲什麼反動派一提到世職便暴跳如雷呢？因爲世職是基於集合國際工人階級、加強它的統一、妨礙反動陰謀等原則上。

領導世職的基本原則是什麼？有四個這樣的原則：和平、民主、職工運動的統一和爭取工人的更高生活水平的鬥爭。

爭取永久和平的鬥爭構成了世職的基石。在倫敦、巴黎的職工大會上，幾乎所

有代表的演說都充滿了把世職變為和平的強大堡壘，變或反對各種發動新戰爭的強有力的屏障的願望。

世職的活動妨礙了國際反動派的一劃。世職執行局一再通過決議，號召各國職工中心及整個工人階級警惕起來，向反動派和正在再次抬起頭來的法西斯殘餘反擊。

在向勞動羣衆的呼籲書中，世職指出反動力量構成對和平的真正威脅。這個威脅不能過低估計的，而且必須不斷和它們爭。

也應該提到世職曾在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領導反佛朗哥西班牙的國際羣衆運動。這個得到整個民主輿論支持的運動，確實震驚了佛朗哥的保護者。運動的結果，世職在羣衆中的威信大大增加。

世職在一九四五年便在各國人民面前揭穿他們的真正敵人的事實，使得民主與和平的敵人對世職的憤怒有增無已。巴黎大會的一項決議案說：『毫無疑問，國際壟斷資本家和托羅斯便是反動派和法西斯主義的狂熱支持的屏障。』

爭取和平和勞動人民利益的真正鬥爭，只能由建築在真正民主基礎上的這樣的組織來進行。從這個前提出發，世職把它的工作建立在『所有國家的職工會內的充分民主，以及它們之間的密切合作』的原則上。

真正的民主首先預定以勞動人民的完全平等，消滅一切歧視。謹守這個原則，

世職規定本身的重大任務是：『不論種族、國籍、宗教或政治信仰，把舉世的職工會組織團結到它的隊伍裏來。』

世職的實際活動仍然忠守於它所宣佈的原則。如所週知，世職曾派代表團到德、希、伊朗、日本和朝鮮研究工人生活水平以及職工會活動。就代表團的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表露出，世職堅決保衛反動派侵害下的職工會的自由和權利。世職斥責希臘保皇黨法西斯所造成的恐怖制度，後者解散了希臘總工會的領導機構。世職拒絕承認由索福里斯政府指派的『職工』傀儡。

世職旗幟上爭取永久和平與民主的口號，贏得了世界各國千千萬萬工人的同情。這些口號確保國際職工運動的真正統一和世職的統一。這不是偶然的，世職在驚人的短期內，把六十五個國家的七千多萬有組織的工廠和機關工人團結在它的周圍。世職保證每個會員在政治問題上的言論自由的民主性，並不受某些職工運動者的歡迎。當他們企圖將自己對馬歇爾計劃的觀點加到世職上失敗後，他們開始誣責蘇聯職工會渴望把自己的志願加在世職上，並使後者成爲他們的馴服的工具，這就是說，開始把過錯推到別人身上。

再沒有比這些誹謗謊言更無稽可笑的了。蘇聯職工會是建立在真正民主原則上。它們經常擯斥把一些特別的主義或要求強行加在其會員身上的觀念。蘇聯職工會不僅把民主視作它們機構的基礎，而且認爲它是國際職工運動的最重要的原則。

當回答破壞名譽者的誹謗和世職的敵人時，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從這個基本原則出發在其關於馬歇爾計劃的宣言中稱：

「蘇聯職工會認為工人階級在世職中的國際團結，是以職工的自願與自由合作為基礎的，而職工會是非黨的組織，其目標是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因此蘇聯職工會認為不可能把非政黨組織的職工會變成政治活動和陰謀逐鹿的場所；不能禁止職工會在英國贊成工黨或共產黨，在美國贊成共和黨或民主黨，在法、荷贊成天主教黨或共產黨，不然就有破壞職工運動統一的危險。同樣，不能禁止職工會贊成或反對馬歇爾計劃，不然就有破壞世界職工運動統一的危險。各國的職工中心有自由在這樣的問題上表示自己的意見，以及通過適當的決議。」

世職的實際活動——堅持爭取和平和勞動人民利益的鬥爭，增加了反動派對世職的仇視；迫使反動派尋求各種方法來破壞它。這個主要事實使各國有組織的工人和職工運動者，有義務像保衛自己的眼珠一樣，保衛國際工人階級的統一和體現這種國際工人階級統一的組織——世職。

世界職工聯盟介紹

新華社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時蘇英職工委員會成立的這一行動，爲社會主義國家工人與資本主義世界工人間的團結合作，爲國際職工的統一運動開闢了新道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蘇英職工委員會第三屆會議上，蘇前任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什維爾尼克倡議擴大蘇英職工會，吸收美洲以及被侵略的各國職工會參加。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動議，博得英國總工會、美產聯以及愛、澳、加、拉丁美洲各國進步工會的支持。在擊破了美資本寡頭御用的勞聯和工賊頭子的種種阻撓之後，終於一九四四年十月蘇英職工委員會第四屆會議上，決定召開世界職工大會。同年十二月蘇法職工會委員會宣告成立，爲國際職工的統一運動擴大了基礎。

世界職工大會就在國際職工統一運動日趨成熟的條件下，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在倫敦召開，當時與會的有三十八個盟國和七個中立國的職工團體的代表二百餘人，代表了六千萬有組織的職工。會上根據蘇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庫茲涅佐夫和美產聯政治行動委員會主席希爾曼的動議，通過了建立世界職工聯盟的決定。同年

九月，世界職工聯盟正式成立於巴黎，當時已包括六十四國進步的職工會，擁有會員七千萬人。世界職工聯盟的組織機構為大會——執行委員會（二十一人）——執行局（九人）。

誠如蘇真理報估計的一樣，世界職工聯盟是成份複雜的，比如它包含着最不相合的各種職工組織，它們具有不同的經驗，不同的發展道路與不同的政治策略，除了最進步的如蘇聯的職工會外，在世界職工聯盟中還有一些仍受着機會主義傳統影響的職工會。它的領導機構中除了往日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領袖外，也還包括有人民的民主國家的職工會領袖。既包括有毫無鬥爭體驗的瑞典職工會，也有經激烈地下鬥爭的法國總工會。世界職工聯盟是也有聯合，也有鬥爭的。

戰後三年來，世界職工聯盟在保衛和平、民主和工人階級利益的鬥爭中，在美帝代理人及內部右翼工會頭子的鬥爭中，逐漸發展與壯大起來。世界職工聯盟成立後，有兩個強大的職工會先後參加，即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據去年統計，有會員六百五十萬）及日本產業別組合聯合會（據一九四六年統計，有會員二百多萬）。同時參加世界職工聯盟的各國職工會會員亦大大發展了，例如意總工會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初成立時，會員僅四百五十萬，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已增加到七百萬。在一九四七年五一以前，捷統一職工會會員為一百八十七萬七千，波職工會會員為二百零五萬五千，到一九四八年一月，捷克增至三百餘萬，波蘭增至二百八十萬。一九

四五年中國解放區工會會員僅八十萬，一九四七年已增至一百二十萬。至於蘇聯，僅在一九四八年的一季中，就比一九四七年同季增加了職工二百多萬。所以根據不完全的統計，現在世界職工聯盟擁有的會員已在八千萬左右。由於世界職工聯盟是具有這樣世界性與羣衆性的強大民主力量，因此使美帝及其助手們非常害怕。在世界職工聯盟誕生之前，美帝就通過美勞聯頭子格林之流，力圖使它難產。在世界職工聯盟誕生並且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走開第一步的時候，他們便竭力企圖打擊肢解與窒息它。但他們的陰謀並未成功。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分子，曾在聯合國中極力阻止世界職工聯盟參加社會經濟理事會。去年十一月以後，美英反動派更通過產聯右翼頭子加萊，和英國總工會代理總書記狄根，向世界職工聯盟提出討論『馬歇爾計劃』問題，陰謀從內部來進行分裂世界職工聯盟的活動。爲了澈底擊破他們分裂的藉口，世界職工聯盟中的進步勢力，已決定在未來的執委會上揭露『馬歇爾計劃』的策略。三月間，美勞聯與英國職工會的頭子在倫敦召開了一個工賊頭子的『國際職工大會』，企圖成立與世界職工聯盟對立的『職工國際』，可是因爲毫無羣衆基礎，而失敗了。

迄今爲止，世界職工聯盟的領導機構中，進步力量已佔有優勢地位。另一方面，美帝及其走狗妄圖拆散世界職工聯盟的兩大台柱——法、意總工會的計謀，也未得逞。美勞聯在法國設立了專門破壞工運的辦事處，去年十一月收買了法國工賊

石屋退出總工會，陰謀分裂與破壞總工會。然而法總工會却因爲這一小撮右翼分子的滾出去，而更加鞏固了。去年秋季勞聯會以巨額金元在意大利辦報，並唆使右翼分子組織另一個『職工會』，然而從擁有七百萬會員的意總工會中，只拉去了一萬五千人。基督教民主黨在總工會內所提的『不干涉純政治問題』的主張，也遭到否決。美英反動派也曾指使東歐社會黨右翼分子以反對職工會『從事政治』等活動來破壞工運，但其結果却是東歐工人階級的積極參加人民民主陣線，清洗右翼機會主義分子，東歐諸國職工組織的繼續鞏固與壯大。

由此可知，儘管美帝及其走卒如何千方百計進行分裂與破壞，但世界職工聯盟依靠世界工人階級覺悟與團結程度的提高，發展前途是無限光明的。但是高舉世界職工聯盟旗幟而前進的大路上，仍須繼續克服更大困難與衝破敵人設下的障礙，比如美帝及其附庸正在繼續通過各國職工運動中的叛賣分子，陰謀破壞世界職工聯盟與各國職工會。另一方面，尤其是在行將召開的世界職工聯盟執委會上，美帝代理人格林及布朗等正佈置了一個分裂世界職工聯盟的險惡計劃。他們唆使英總工會等右翼代表，將壓迫會議接受支持馬歇爾計劃的建議；如此計不成，即計劃令其退出世界職工聯盟，並重組與世界職工聯盟對抗的所謂的世界職工機構。因此在這一行將到來的嚴重鬥爭中，將成爲若干國家職工會領袖們的又一次重大考驗。以解放區爲首的中國職工組織，堅決反對美帝代表人等的這一陰謀，並將聯合世界職工聯盟

的一切進步勢力，爲擊潰這一陰謀與帝國世界職工聯盟的團結而鬥爭。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SEP 1 1949

1949

7

茲本定價
人民幣28元